





聖日辣爾傳



光緒三十二年歲次孟冬

江南主教姚准

上海土山灣慈母堂印



像 爾 辣 日 聖

Les Soeurs Missionnaires  
de l'Immaculée - Conception

湖南圖書館藏書目錄

湖南圖書館藏書目錄

湖南圖書館藏書目錄

湖南圖書館藏書目錄

湖南圖書館藏書目錄

湖南圖書館藏書目錄

湖南圖書館藏書目錄



聖日辣爾傳

時屆今茲。人情輕躁。日覽報紙一張。間與稗官爲伍。授以教中書。則以詞淺而鄙之。或以理奧而棄之。推其意也。非風雲月露之文不觀。非殊衆邁常之舉不觀。其昧於聖學。疎於持己。勢必然焉。前年冬。予閱聖日辣爾傳。係法文。見聖人在世。無事非奇。無行不異。如不藥而治病。無麪而製餅。木短而

拔長之。布小而拉擴之。縮身令人不見。無翼亦獲  
高飛。步海牽舟。足且不濕。咯血盈斗。香味遠揚。馬  
則從令脫鞋。鳥則聞呼入戶。碎瓶自補。亡孩復生。  
種種靈功。擢髮難數。竊意是書譯以華文。信人必  
喜閱。閱之而聖人之琦言偉行。默感寸衷。其植品  
自臻美善。時予有求於聖人。因譯其傳。分列報章。  
近始告竣。今另板印行。以廣流佈。若夫化人之願。



能否相符。則全賴上主之仁。廣施寵佑。而又望聖人代禱而得之。嗚呼大聖。主前巨臣。鑒茲微著。垂佑鄙人。俾得善度晚年。卒獲頌主於天上。西歷一千九百六年十一月耶穌會後學李杖敬識

聖日辣爾傳目錄

幼年見一張

就傳見三張

學藝見四張

作傭見七張

行藝見八張

處逆見十張

入院初學見十四張

入會後事功見十七張

志切聖功見二十二張

信德見二十六張

望德見二十八張

愛天主見三十三張

誠敬聖母見三十六張

誠敬聖神見三十八張

愛人見四十二張

救荒見四十五張

愛仇見四十八張

謙遜見四十九張

苦工見五十二張

貞德見五十四張

虔禱見五十五張

聽命見五十八張

忍耐見五十九張

救靈見六十四張

對越天主見六十九張

明知奧理見七十二張

預言見七十五張

見人心跡見七十八張

洞悉遠事見八十二張

分身兩處見八十六張

變化物性見八十八張

治病見九十三張

感動人心見九十八張

制魔見一百一張

患病見一百六張

臨終見一百七張

殮葬見一百十四張

靈蹟見一百十六張



聖日辣爾傳卷一

幼年第一章

聖日辣爾姓馬日辣意國慕祿城人。生於一千七百二十六年。父名多明我業成衣。母伽肋辣氏。洗名伯納第達。皆素行端方。恪遵教例。日辣爾小時。不哭泣。不啼飢渴。母啖以乳。竟日不食者屢。其終身淡薄。始於襁褓之時。母喜曰。兒望天主佑爾。年四五歲。智識初開。不與羣童嬉戲。喜仿聖教禮節。作祭臺。供聖像。往復叩拜。情見於顏。敬聖彌額爾。尤爲忠懇。時或端跪臺前。誦經歌唱。拊胸作悔過狀。見者心爲之感。咸謂此孩舉止不凡。馬氏門中。英特生矣。迦玻底諾地方。有一壯麗聖堂。供聖母抱耶穌之像。日辣爾方六歲。獨往朝拜。耶穌自像走下。與之言談。賜以饅頭。白如雪。日辣爾携歸授母。母問何所從來。答以美夫人

之子賜我。且與我嬉。母未悟。亦不深究。自是日往彼堂。恒見耶穌降下。賜一白餅。家人異之。一日同胞姊彼里日大自遠踵之。見耶穌與日辣爾相語。馳歸告母。母往視。所見亦然。母子嘗同往彼堂。日辣爾手指聖母像曰。夫人再四賜餅。其子與我嬉。迨日辣爾爲修士。姊往謁之。日辣爾曰。今我知往年賜餅者。乃嬰年耶穌。姊曰。盍再往觀之。曰。不必往。今無在不見耶穌矣。某日。日辣爾以耶穌苦像。繫宅前樹上。與童子如千。行迎聖之禮。將近樹前。忽見滿樹火星。耶穌從樹上走下。賜日辣爾白餅。見者頗衆。爲稱奇不置。日辣爾年約八歲。迫欲領聖體。不啻飢渴之苦。彌撒時有領聖體者。日辣爾往跪欄杆前。欲領聖體。司鐸見爲孩。不送聖體。日辣爾退下。眼淚涔涔。歸家終日不快。及夜。聖彌額爾親捧聖體。賜日辣爾領。其心神之樂。非局外所能知。一日端跪聖體前。某司鐸見而異。

之。問何思。對曰。一孩自聖龕出。賜我領聖體。時日辣爾克己之嚴。已遠出尋常。平日飲食甚少。母憂之。告人曰。我兒日食無幾。有時連日不食。奈何。

就傅第二章

日辣爾少長。出外就傅。學書算文字。不久能作札。措詞合法。尤喜學教理。聞師講書。心志專注。安坐不動。回家溫習。不與他童伍。恐損德也。其敬事天主。誠摯倍於常。在堂時端肅如天神。望彌撒則專想妙義。一念不分。舉揚聖體時。拜伏及地。致其恪敬之忱。頻見耶穌作小孩狀。立祭臺上。迨司鐸領聖體。耶穌隱跡不見。日辣爾極愛聖體。不忍離去。平日無所好。惟以拜聖體爲快。城中定例。傍晚鳴鐘。集衆拜聖體。片刻而散。意至美焉。日辣爾微特不稍懈。且喚同塾小生俱往。謂之曰。耶穌緣我住堂。盍往拜之。其敬聖母。日誦玫瑰經。多行善功。聖母

禮日前。加功善備。某日會都人士結隊往加保賽肋朝聖母堂。日辣爾隨之。及至聖母像前。頃刻心神超拔。對越聖母。移時而醒。家中豢一羊。係某友所寄。爲人盜去。殺以供大嚼。家人感甚。慮某友詰責。日辣爾慰曰。毋慮。羊將返焉。言已。切求天主。無何。羊果回。不知其所自來。年約十歲。司鐸准領聖體。其心情之切。旁觀爲之感泣。閱時未久。司鐸鑒其誠心。准問日領聖體。日辣爾每領聖體。先重鞭己身。以報耶穌之愛。

學藝第三章

日辣爾之父去世。家計益窘。奉母命。仍操父業。從巴叻多爲師。巴叻多設肆於市。僱成衣匠某甲佐之。日辣爾盡己責。不稍懈。然未嘗荒聖課。屢蒙聖神默感。神情頓作。美意叢生。間或藏身一隅。暢洩其愛主之情。巴叻多待之善。甲則素



不敬天主。以日辣爾爲眼中釘。某日。日辣爾方禱。甲忿甚。揮拳毆之。日辣爾不怨。反曰。應扑應扑。我固誤矣。又一日。扑尤重。日辣爾昏暈倒地。巴叻多自外來。問故。甲曰。彼自知之。亦彼自言之耳。日辣爾強起曰。我自倒地。無他異。竟不言被擊。甲嘗掌日辣爾面。日辣爾笑受之。甲益怒。曰。爾猶笑耶。取鈇器毆之。日辣爾跪謝曰。我爲愛耶穌之故。甘心原宥。不汝怨也。某日到工稍遲。甲猛扑之。日辣爾微笑。甲曰。何故笑。明告我。曰。天主用尊手責我。故笑耳。巴叻多奇。日辣爾之德。嘗窺其赴堂。潛踵於後。見日辣爾入門。伸舌舐地。直至祭臺下。隨卽心神超拔。對越天主。自是巴叻多鄭重之心。有加靡已。逐甲出。不任其再虐。日辣爾方行路。有一獵者携槍視鳥。將發彈。鳥聞足聲。驚而飛。獵者忿忿。掌日辣爾頰。日辣爾怡然受之。并依經訓。轉他頰以待。獵者以爲誚已。揮拳如雨。猶堅繫不

放適巴叻多子到。力爲排解。始釋之。後其人悔過。在衆人前。稱道日辣爾不置。巴叻多有葡萄樹。節屆秋成。宵小來竊。命己子與日辣爾夜守。支棚蔽風雨。日辣爾懸苦像於一木。繞以若干燭。獨唱痛悔聖咏。偶不介意。遺火茅草。頃刻焚如。巴叻多子大驚。呼曰爾爲何。日辣爾曰毋慮。舉手劃一聖號。火卽滅。相傳有人令製衣。訂期來取。試之則太短。其人有愠色。巴叻多難以爲情。日辣爾舉手一拉。忽長若干寸。適合其體。日辣爾操成衣藝。終覺非所好。有叔在聖方濟各會修道。晉鐸有年。往訪之。乞收院中。院長見其力弱。不肯納。叔見姪苦寒。授一新衣披之。甫出門。遇一乞丐。襤縷堪憐。輒以新衣濟之。已則仍穿敝衣。事聞於叔。責其不自量。對曰丐苦於我。故濟之。

作備第四章

日辣爾赴辣載道尼主教署。願受雇爲傭。隨卽見納。時年十六。主教名亞爾皮尼。有循聲。惟稟性躁急。動輒忿怒。日辣爾供事慤勤。不稍懈怠。恒聞嗔斥之言。安然聽之。時或被冤。亦含忍不尤。其素作之苦功。不以工煩而弛。因之瘠弱殊常。面如土色。某醫見之曰。尊容如是。毋乃病乎。曰否。予無所苦。醫不之信。伸手探其胸。摸得苦衣。爲敬服不置。日辣爾平日所食。惟饅頭少許。茶蔬鮮入口。酒肉魚蛋某品等。絕不沾唇。將刻減所餘。周濟貧病。其瞻視言聽。不敢偶疎。凡因事出外。行街道間。未嘗遊目。有見之者。嘆曰。日辣爾天神也。聖人也。其切愛聖體。難以言喻。百忙中。得片刻暇。輒往敬拜。人見其不在工次。知必在聖堂。往覓之。果在焉。隣右有被其化者。亦日拜聖體。始終不怠。主教嘗出署。以寢室管鑰付日辣爾。日辣爾汲水井旁。鑰墮於井。感甚。署中人知之。咸來觀望。但冷冷清

泉深堪滅頂。無有敢蹈險入井者。日辣爾跪求天主。既而趨入署。取一耶穌嬰  
年像。繫於索。垂入井中。禱曰。主。撈鑰與我。母遺主教愛像及井底。起之。鑰在像  
手。衆皆奇之。一千七百四十四年。主教病故。屈指日辣爾隨侍。主教適三匝歲。

行藝第五章

主教歿後。日辣爾回慕祿。無以糊口。擬操舊業。但荒工已三載。售技爲難。因借  
枝於孟諾納家。孟諾納亦成衣匠。日辣爾師事之。孟諾納待之善。心企其德。嘗  
述一事云。我家某婦出城三里洗衣泉畔。日辣爾隨之。旁晚二人歸。忽大雨。不  
能行走。避路傍茅舍中。久之雨不息。婦憂甚。大號曰。不能回家。將若何。日辣爾  
出舍。仰天禱主。大雨頓息。晴光亦放。二人安步歸。後日辣爾別孟諾納。仍回本  
家。鄉黨知其賢。咸令成衣。得值頗夥。商於母。以工值三分之一。留爲家用。一以

濟窮人。一以求彌撒。救煉靈。見人困乏。輒爲解囊。不稍吝。母戒之。答曰無恐。天主將周我急也。貧人某甲抱布詣日辣爾。令作衣。量之。缺布尙多。日辣爾曰無妨。迨作衣後。果尙有餘布。不知其何所從來。間或無人雇工。無以自給。惟食乾餅少許。而濟貧助靈。依然不減。計其一日所食。惟能保命。有人勸加食。對曰予不饑。何必加食。身畔恒儲草根。飢則嚼之。因草味甚惡。頓絕欲食之想。母見之。每爲流淚。隣婦慰之曰。爾子。天上人也。何慮之有。去慕祿城不遠。有一大市。名三輝雷市。人馬邊第設館收徒。教授文學。日辣爾年方二十。受雇於馬邊第。先後一月之久。諸狂童見其馴善可欺。多方難之。或扑其頭頰。或擊其肩背。足踢手拽。毒虐萬狀。馬邊第目睹形情。不責生徒。反鞭日辣爾。日辣爾無愠色。惟曰擊可休矣。我何害於汝。而報之如此。

處逆第六章

耶穌降世贖人。多受苦辱。日辣爾默思其事。心甚感激。願受多苦。以報耶穌恩德。嘗佯狂。群童信爲真狂。追逐街衢。辱罵萬狀。有惡少多人。毆以棒。繫以索。捺之地上。拽於石路。日辣爾樂受不辭。嘗告人曰。耶穌愛我若狂。此區區苦。何足爲報。謂惡少曰。今爾辱我。將有日焉。以吻親我手爲榮。斯語後果應驗。日辣爾事事法耶穌。令執友華棧迦縛之於柱。以濕索鞭其身。華棧迦勉強從之。良不忍。稍鞭卽止。日辣爾堅求續鞭。直至肩背無完膚。血流如注而止。如是者至再至三。時或足在上。頭在下。倒懸於樑。地上燒舊布。濃烟上升。入其喉目。解懸後嘆曰。耶穌爲我受難。欲悅其心。能不受苦乎。施戴辣不知何許人。日辣爾偶抵其家。見濃烟出爐中。徑往承之。面目皆黑。或呼曰爾爲何。對曰美目。須烟熏也。

時人於耶穌受難期內。演扮聖難故事。一人懸十字架。作耶穌垂危狀。日辣爾令人縛於架。豎立堂中。衆人見其呼吸維艱。不禁墮淚。其母見之。更痛不可遏。流淚大哭。日辣爾敬愛聖體。昕夕不忘。日間無暇。則暮時入堂。終夜不出。傾心哀禱。某日耶穌降。謂其心狂。日辣爾曰。吾主恒處聖龕。非導我以狂耶。耶穌曰。爾已狂甚。日辣爾曰。吾主教我以狂。夫復何言。嘗告人曰。耶穌在聖臺。因愛我而受囚。盍往拜之。某日。方入堂。魔鬼怒其誠。變大葵衝來。似欲吞噬。日辣爾知爲鬼。劃聖號逐之。某夜。鬼推一木像。從空倒下。傷日辣爾臂。魔卽附於像。追赴甚急。日辣爾禱以驅之。其恭敬聖母。心甚熱切。每謂聖母索我心。我已獻之。聞人呼聖母名。遽爲感觸。慕祿城中公行九日禮。敬聖母無玷始胎。日辣爾情志勃發。以戒指加聖母手。高聲曰。我與聖母結神親。意謂我以敬聖母故。終身守

貞不啻結親。隣家有一孩。偶不慎。落沸水中。通體焦爛。哀哭聲嘶。日辣爾向孩。劃聖號。頃刻康安。有築室者。樑短幾許。不合於用。梓人心窘。計無所出。日辣爾偶經其地。謂工人曰。繫索拉之。猶可用也。匠人從其言。木忽伸長。適合於用。日辣爾有隱修意。擬入深山中。食草具以活。除默禱苦工外。操勞以苦筋骨。以此意告某少年。心爲之動。願與俱往。爲尊長所知。因此舉多危。力阻之。不果往。一千七百四十八年八月。救世主會司鐸伽齊理來慕祿講道。日辣爾時年二十二。告以附驥之意。司鐸曰。會規嚴密。君力素弱。不能當也。日辣爾曰。予正尋嚴密之會。所慮不在斯。明年救世主會修士又來慕祿。教化大行。日辣爾益慕其人。追陪不忍去。以已意告賈法勞司鐸。賈法勞亦以體弱辭之。日辣爾堅懇。亦不允。其母聞之。一再哭阻。司鐸瀕行。日辣爾欲隨之去。其姊若妹。閉之室中。日



辣爾踰窗而出。作一書留几上曰。予此去爲成聖計。汝曹勿復念我。日辣爾踵司鐸後抵寥唎祿地方。求尤切。垂淚云。請一試之。不然。予乞食於爾門。不他往矣。賈法勞見其堅決。姑收之。令持札赴依里瑟切。請代理院事之某司鐸。暫行收納。札中言此人無用。惟一試之耳。

聖日辣爾傳卷二

入院初學第一章

計程自寥訥祿至依里瑟切兩日始到。日辣爾一日卽至。時在一千七百四十九年五月十七日。司門者問所從來。接札呈代院長。始納之。日辣爾身在中人。面長圓。額高廣。頰狹。目不輕視。忻喜之情。流露於容色。謁代院長後。入聖堂。謝天主。聞是堂爲聖母神慰堂。衷忱更切。禱必傾懷。院在荒僻處。四無居人。距依里瑟切城三里。爲真福高爾撒諾所建。因繼起無人。關閉有年。鮑味諾主教促救世主會居之。賈法勞講道事畢。始回本院。或告以日辣爾勤慎作工。熱心出衆。賈法勞親試之。果然。遂收爲備取修士。日辣爾喜甚。守作工修士之例。早四下二刻興。五下默想。五下二刻輔彌撒。十一下三刻省察。十二下午膳。後散。

心。一下二刻拜聖體。念玫瑰經。三下閱聖書。三下二刻又默想。六下二刻望聖體降福。拜苦路。七下又默想。七下二刻晚膳。後散心。九下晚課。以上課程之外。各行本職之工。七日一次出門散步。每七日領聖體三次。每月靜省一日。逢四季則修省三日。賈法勞司鐸爲神修師。日辣爾奮勉進德。遠出尋常之右。閱數月易修道衣。入初學院。守規盡分。敏慎殊恒。渠日記云。天主置予於地堂矣。天主之意。欲予守經訓。嚴三絕。倘不幸違背。微特見逐出院。而入永獄。亦未可知。可不戒哉。其作工。昕暮罔倦。以一人而作四人之工。猶以爲未足。凡役之賤且勞者。爭先行之。院長令爲圃。非其素諳。然掘土壅糞。餘力不遺。每謂共事者曰。我年最少。我當行此勞工。兄等且休息。日辣爾視長命如天主命。每謂我願事。事遵天主命。初學之期將滿。院中諸司鐸。出外傳道。惟留一少年修士總管院。

務。其人性躁。有心疾。好自用。待人甚刻。妬日辣爾德。無端詫叱。百計爲難。自朝至夕。無一刻安。頻令守嚴齋。惟用清水饅頭少許。又令伸舌舐地板。劃十字四十至六十次。以致舌破血流。淋漓板上。日辣爾無怨言。亦無愠色。一月後。院長回。詢知顛末。不禁流淚。有聞其事者。或謂日辣爾病狂矣。或謂已成大聖矣。後輟圃。專理聖堂。以得近聖體。深以爲喜。堂中物勤於洗拭。不染一塵。院長准製銀匣一。用供聖體。匠人諾而不製。日辣爾往催之。亦徒然。日辣爾曰。汝不作匣。天主將罰汝。少選匠人病。痛將死。始悟天主之罰。急製銀匣。病卽霍然。一千七百五十一年冬。賈法勞司鐸去任。費約基司鐸代之。見日辣爾大德出羣。深爲鄭重。聖利高烈准日辣爾應覆試。以六個月爲限。時在一千七百五十二年正月。自是誠懇倍於前。聖功亦大進。期滿後。聖衣禮日。發絕色絕財絕意三願。及

終身不離本會之願。是日格外感謝天主及聖母之後。上書聖利高烈。累牘長篇。無非感戴之意。

入會後事功第二章

日辣爾發願後。真爲救世主會修士。此會以救靈爲本務。故日辣爾於化人之事。常行不倦。時依里瑟忒修院。貧不能自給。掌院愛之。念日辣爾晉接謙和。加以聖德光輝。令人心折。故委以勸募之職。路遠則騎馬出。然徒步爲屢。用勞筋骨。途遇老弱貧病。輒借馬乘之。已則隨馬後。舉止端肅。耳不輕聽。目不輕視。見者咸爲欽服。雖跋涉多艱。而苦衣苦帶。常在其身。夜間席地而眠。自鞭至流血而止。飲食之寡。不啻日日嚴齋。食物中雜苦草。以惡其味。人有就之者。日辣爾勸其戒惡崇德。多領聖事。愛者慰之。不相能者。導其釋怨。天主佑之。每有不解。

之仇。一勸而心服。時或遠行。宿善士家。人皆重其言。奇其行。讚美不置。哈里衛  
切有一顯者。名撒襪多肋。日辣爾偶至其家。有人探觀一切。知其遍體苦衣。自  
鞭甚酷。食不過二兩許。睡惟兩下鐘。餘時常祈禱。凡寓近堂處。入堂長跪移時。  
時或對越天主。不知身在何方。自是德名日盛。就而正者。絡繹於道。縉紳學士  
亦相見憾晚。或乞解疑。或求釋愛。修士教士之間難者亦夥。甚而主教大員。亦  
來與之斟酌。隨所往。通邑譁然。人人爭覩。聞其將往某地。則先往俟之。日辣爾  
不喜逢迎。迂道以遠避。不料衆人聞風。往候他途。挽留其駕。某日日辣爾方行  
路。忽來多人。迎入一村。待以優禮。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西歷四月二十四日。教  
士施高畢致書費約基云。貴會修士日辣爾抵高辣切時。鼓勵神靈。所過即化。  
風俗因之頓易。諸紳宦日與周旋。不離左右。日辣爾每發一言。均有奇效。聽之

者心悅神怡。并多悔過自新。猛思離俗。於是萬口同聲。尊之若天降之人。不特高辣忉如是。而他處亦然。日辣爾預言後事。揭人隱衷。不葯而療沉痾。幾無日茂。有三年間。徧行布易。罷里巴西利加德亞衛里諾拿玻里慕祿加思德格郎特梅斐辣責陶尼皮撒爵加利忒利依里瑟忉加保賽肋等城邑。日行靈跡。多不勝言。民衆咸呼聖人。在阿來笪地方。日辣爾愈病數人。百姓歡迎於道。日辣爾避之。往匿某姓家。百姓踵之。呼曰聖人何在。聖人何在。方行野。農人舍耜來道旁。環求降福。修士費約爾常伴行。鄉人誤認爲日辣爾。紛紛來求降福。費約爾曰。聖人在後。我非聖人。衆知日辣爾有勸募職。旣欽其德。樂於捐輸。有婦女以首飾贈者。男子則傾囊以助。日辣爾概卻之。有錮惡不悛。久不守教律者。聞日辣爾言痛改前非。終身爲善士。其他薰德善良者。不勝屈指。某主教嘗謂日

辣爾所至。不啻講四規。連日靜省。某處修女院。規例已弛。不符本會宗旨。日辣爾往勸之。或致書規之。頓改前轍。勉進修途。魔嫉甚。百計陷之。一千七百五十四年春。有某婦誣日辣爾劣跡。人以告聖利高烈。聖人檄日辣爾來諾瑟拉院。躬自察看。發往焦拉尼院。居十日。又遣至加保賽肋院。未二月。誹謗之婦。心地不安。自言虛誣。冤乃昭雪。會拿玻里馬爾哥達司鐸需一伴侶。欲得日辣爾而甘心。請於聖利高烈。聖人曰諾。乃往。無何。德名又噪。遠近來觀。行奇舉亦衆。閱三月有半。聖利高烈檄日辣爾往加保賽肋院。此一千七百五十四年西十月事也。是年冬。日辣爾充司門職。多行奇事。屈指爲煩。居未久。馬爾哥達復請日辣爾相助。因之又往拿玻里道。經加利忒里。行奇頗多。既抵拿玻里城。靈功尤夥。閱三月。奉命回加保賽肋。時在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西歷六月間。會公禱。



主教建造修院。資財告乏。大工不能成。主教請救世主會修士勸捐。院長知日爾辣德。委之去。後以日辣爾抱病。召之回。院長按手其頭。默念云。祈聖三愈汝。可以出外勸捐。此言未出口。日辣爾已知。應曰。神父欲予病愈。出外勸捐。予果愈焉。頃刻病若失。即日首途。德輝遠照。靈蹟隨之。

聖日辣爾傳卷三

志切聖功第一章

賈法勞司鐸歿後。日辣爾從儒衛那司鐸爲神師。一切修省事功。皆儒衛那之命是遵。儒衛那亦大德士。知日辣爾之德最明。嘗以所知告人。故後人獲悉其萬一。一日儒衛那被魔誘。想已失聖寵。爲天主所逆。甚苦之。但未以告人。無有知者。會日辣爾來行告解。既畢。謂儒衛那曰。神父未失聖寵。宜悅不宜憂。鬱悶之想。出於魔誘。不可信也。儒衛那聞言。心地頓安。然故拂日辣爾言。以玉成其德。因答曰。爾病心耶。何竟不知所云。日辣爾嘗患寒疾。臥榻不能興。儒衛那命起速往作工。日辣爾唯唯從命。立赴工次。病亦霍然。日辣爾愛主情深。於領聖體後。更心往神凝。不知世間事者良久。某日儒衛那諭領聖體後。輔彌撒。日辣

爾曰善。但僕於領聖體後。神情超拔。不能行他事。神父亦知之。儒衛那曰。從我言耳。日辣爾從令輔彌撒時。果神志如常。既畢則對越情殷。不復知身居何處。聖利高烈以二事訓人。一保進業之心。一定必行之功。日辣爾切願希聖。發願行事必盡美善。此願最難恪守。須檢點身心。無瞬息懈。儒衛那命日辣爾將已苦工善志。盡筆於書。乃書曰。願天主聖寵常在我心。願童貞聖母常佑我不失聖寵。神父欲知我苦工善志。暨所發擇善而行之願。今一一直陳。無所隱秘。冀能進德救靈。無隕越之慮。茲將各事錄左。一。日日用苦鞭。腰束鐵帶。晨興後夜寢前。舌舐十字於地。午膳晚飯。菜中雜苦草。胸上懸一心形。以鐵絲編成。有多尖刺。日必三次嚼苦草。朝夕伏地。念亞物六遍。瞻禮四六七日。與凡瞻禮前日。跣地用膳。不食菜品。瞻禮六日。午飯減若干。瞻禮七日。守大齋。僅用饅頭清。

水。瞻禮四六七之夜。以鐵帶束腰。且捆頭。日間別用一帶。更粗更廣。無論晝夜。臂上恒束鐵帶。每七日用苦鞭一次。至流血而止。行九日敬禮時。除尋常苦工外。每日加苦鞭一次。鞭至流血。其不在常列者。隨時稟長上。常願愛天主。仰契天主。諸事合天主意。多受苦勞。用表愛主之心。每自勵曰。日辣爾。立志獻已於天主。無稍留存。蓋欲成聖德。恒禱不足。又宜供天主令。丕顯天主尊榮。是卽天主所求備於我者。故勿爲人役。勿隨私意。常與天主相契。如斯而已。夫爲主行事。何苦非甘。余於一千七百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恍然悟。倘十年前去世。尙有何望。夫眞苦不在苦。在忍苦而不知爲天主。誠能爲天主。雖大苦亦覺其微。今而後予無他圖。惟知愛天主。設予墮地獄。永失天主。尙有何事存哉。在聖體前。大發信德。嗟夫天主。勿任我忘所向慕。惟行爾聖意。凡被誘遇難。常誦爾

旨承行於地。如於天焉。嗚呼天主。予敬爾旨。珍之守之。逾於萬寶。一切聖教所命。予悉遵行。爲愛爾之故。行尊長令。無異吾主之令。諸德中最悅主心。最快予意者。貞德是也。出言惟爲三故。一。天主之榮。二。旁人之益。三。勢所不得已。無此三者。予不語。散心時。人問則答。不先啓口。本身事好歹不言。受誣而不得主榮人益者。終不辯白。人責予。予不答。有問則應之。痛恨越規。如惡仇敵。不言人過。不指人非。聞毀人之言。不信。耶穌雖至聖。亦被多端。有背後譏人者。予代爲推諉。設法阻止。事有令人不易耐者。能阻卽阻。免人生厭。他人有過。不指於人前。俟旁無一人。始溫語告之。同會士有需我助者。竭力助之。院中有病人。如長上允准。數四往視。他人之事。不當與者不與。日常與人作工。如掃地。搬物。種園等。以工之輕便者讓於人。予則擇重且艱者。情有所觸。心抱不平。不可倉惶作事。

違正理。必俟心平後。再定行止。予之大志。全獻身心於天主。常作聾啞瞽人。欲不欲一語。不出余口。蓋我所欲。天主旨也。行不拘何事。不求已益。緘默時。想耶穌被難。聖母痛苦。已上皆日辣爾筆於紙。而施於行者。

信德第二章

信德爲聖功基趾。聖日辣爾德詣崇高。特賴信心之堅固。嘗作書曰。信德。予生命也。無信德。何以能生。予願大聲疾呼。徧告天下。咸信天主之道。又嘗嘆曰。嗚呼天主。聖教猶慈母。予願守其令。纖悉不遺。爲証天主教。雖千死亦不辭。每日晨興發三願。立致命意。雖聖人僅識之無。未明學問。而談道則井井有條。發人所未發。行事必本信德。見尊長司鐸。如親見耶穌。視長命如耶穌親諭。無論何在。見十字架與耶穌像。念聖三光榮頌一遍。行事之先後亦然。因愛主心誠。神

情升舉。不覺世間事者屢。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聖三禮日之前日。福齊亞地方有修女病劇。聞日辣爾名。欲一聆其訓。聊以自勉。固速之。聖人往。畧慰片刻。聞堂中唱聖三光榮頌。立即赴堂。口中喃喃曰。天主明智之庫。何其崇哉。一時神爲之升。專念聖三蘊奧。唱畢。謂衆修女曰。愛主愛主。頃刻雙目向上。軀體騰空。良久始下。平日喜飾祭臺。洒掃堂地。因斯工最邇聖主。日間有餘暇。輒往聖體前。一傾肺腑。端肅長跪。不飲不寐。聲息不形。若聖體供於外。更久拜不忍去。甚至神情過切。力不能支。自倒於地。某日筮叟雅司鐸在堂拜聖體。隱身於柱後。俄而見日辣爾至。拜久之。一再欲起。未果。若有人挽留也者。旣而曰。主舍我有事當作也。乃強起出堂。宛逃聖主之攀留。時信人多冷淡。拜聖體。領聖體者罕。日辣爾良不忍。百計圖維。勸人拜聖體。并領聖體。於是遠近聞風。蒸蒸向化。遂

有日日拜聖體者。又有屢領聖體者。日辣爾念耶穌被難。片刻不能忘。每見苦像。神爲之往。某年有修士若干。至依里瑟切行避靜神功。日辣爾奉派治飲食。飯廳中有耶穌負架像。舉目視之。神情凝聚。一手執叉。一手執帕。端立不復動。呼之不應。多人來觀。亦不自覺。迨院長命醒。乃忽然而蘇。聖經云。信者無事不能爲。日辣爾信心堅摯。故所行靈蹟。不可屈指數。有一病者。臥牀有日矣。醫藥罔效。日辣爾向之劃十字。謂曰起。入堂行告解。頃刻諸病霍然。齊院中有修女某。病且劇。行將氣絕。日辣爾劃一十字。亦卽就痊。某姓少女病入膏肓矣。日辣爾曰望爾愈。果愈。聖人用聖水聖骨。及聖女德肋撒坟上之土。治病甚多。

望德第三章

信望二德相連而並進。信德愈大。望德愈堅。聖日辣爾信德出羣。望德亦可想。



見有人問曰：辣爾必升天否？答曰：然。耶穌降世，正爲援我升天也。其冀得聖寵，遠出尋常之外，必欲成聖而後止。嘗作書別家人云：予此去爲作聖計，以故奮志加修，恒行不怠。初入會有日記云：作聖之機不可失，失則永不復來。余意決矣。必欲成聖而後已。又記曰：予無能爲，不恃己力，所恃惟天主。業將身心性命全託於天主。他日之境，悉聽天主措施。予雖活，如不活者然。天主卽我性命，所需恩佑，皆仰望於天主。又恃聖母、天神、聖人之佑，奉聖女德肋撒、聖女瑪達肋納、巴齊聖女、依搦斯爲主保。生平多難，屈指不勝。如被冤鬱悶、驚惶、忍辱、心窘等，在在皆是。以恃主情深，從無退志。嘗受魔誘，自信爲天主所棄，致書某友曰：天主至公，容我萬狀。想天下無一人多困如予者。然願萬世頌天主旨，不敢或違。所最不安心者，恐日後終當隕墮耳。予心羞憤，宛臨殃禍之淵，覺主已絕我。

無寬恕望矣。又云予似被釘苦架。尙祈憐我終危。泐此數行。泣不成字。又嘗告人曰。予謝天主。頌厥聖慈。主所以困我。欲我法救世主。主師也。我弟也。弟隨師。理所當然。我似釘於架上。一鎗直入我身。命已垂危。此乃天主之意。敢不敬受。且愛而迎之。依里瑟切修院中。有一少年修士。名多明我。德性純樸。清潔如神。同堂呼爲聖類思肖弟。一日多明我見日辣爾面如土色。問故。則曰有失望意。苦不堪當。多明我向之劃一十字。頃刻萬慮悉除。異常快慰。聖利高烈之弟名嚇爾固勒。饒於財。將其拿玻里城一屋。贈兄作修院。日辣爾奉命居之。院中清貧如洗。擔石無儲。然無愠色。惟以不能濟貧爲憂。某日有別院士名方濟各者。因事來院授銀於日辣爾。令備飲食。日辣爾入市。將購饅頭小魚。偶遇一小販。因顧問無人。飢腸轆轤。見日辣爾至。告以飢。日辣爾仁心怦動。出銀買小販火

石意在濟其人。火石非所需也。方濟各自外返。問饘已備否。曰無多慮。默想天主可耳。方濟各曰。默想天主固善。但飲食不可不計。一專盼間。見几上有火石。問何用。日辣爾以小販事答。方濟各默然無何。掌院亦自外歸。日辣爾稟訴一切。掌院曰。然則吾儕何如。曰神父無慮。天主將濟我也。少選。饘暑將屆。聞門上扣鈴聲。出視。則某家之婢奉主母命。攜盈筐食物以來。當是時加保瑟肋別創一修院。資財告罄。無以給工值。院長命日辣爾行禱。對曰。可作一書呈耶穌。院長然之。書既成。逕詣聖堂。置之祭臺。扣聖龕門曰。主稟書在茲。明日當給工值。不可緩也。是夕恒禱不輟。翌晨又扣聖龕門。祈主速應。未旋踵。門上來擊鈴聲。往視之。則見銀錢兩袋遺於地。闐然無人迹。爲天主所賜無疑。依里瑟切有一病癆者。醫謂其肺壞過半。無救藥矣。日辣爾往視之。曰病猶可瘳。醫在旁。應曰。

否否。肺已敗。予不能作新肺。日辣爾曰。人力不能。天主之力能之。冀天主顯靈。用堅衆望。臨別。許代禱。不數日。病果全痊。某日往亞加大城。途中得感。知有一大憨在邇。將邂逅相逢。未幾。果遇一人。近在交臂。視眈眈。憂形於色。日辣爾問曰。兄何之。對曰。爾行爾路。無與乃公事。聖人曰。予能助汝。未可知也。其人怒曰。爾我各行其路。多事何爲。日辣爾曰。爾失望。欲託魂於鬼。天主遣予助爾。其人聞言感泣。明告其困。日辣爾慰之。囑其告解。頓改前非。後備於修院中。閱數載。往拿玻里城。供醫院之役。聊以補過。

愛天主第四章

耶穌云。守我誠。斯真愛我。日辣爾一生淨潔。未犯大罪。小過亦不故犯。其心切愛天主。常禱曰。予願愛天主。有聖母與諸神聖之情。并願有耶穌之情。寸心熾

灼無間須臾。嘗作書致某院女長曰。予願愛天主。常念天主。凡事皆爲愛天主而行。衆人知日辣爾大德超群。多行靈蹟。咸尊敬之。請其論道。修女院亦有請者。聖人口若懸河。亶亶不倦。其愛主之情。流露於顏面。人以天神目之。偶往梅斐地。謁羅西司鐸。言談間。羅論天主之妙。頃刻日辣爾心爲感觸。凝神對越。面赤如火。心則躍躍欲出。羅知其故。立即注水其胸。漸行平息。拿玻里有雕匠某甲。精於技。刻耶穌被難像。惟妙惟肖。日辣爾見之。神爲之往。以像之能感人。也。欲學其藝。將製像以化民。某甲亦好善者。慨然教之。不久藝成。遂亦刻像。至今手澤猶存。日辣爾以主難縈懷。念念不忘。百計苦身。仰報耶穌之愛。依里瑟忒有一山洞。深廣如室。前者真福斐里斯哥爾撒諾。平日入洞作苦功。日辣爾步厥後塵。屢往鞭體。作種種苦功。方初入會。有籠迦肋里者。傭人也。日辣爾令綁

已於柱作耶穌受鞭狀。以濕索擊之。龍迦肋里不肯。日辣爾苦求之。乃允鞭畢。令以茨圈加首。以藤條擊圈上。茨入頭面。鮮血淋漓。并令緊綁於十字架。力拉其手足。筋絡大伸。疼不可喻。有名戴達者。亦院中傭人。日辣爾令重撲其身。不啻盜賊。嘗綁身十字架。令豎起。高挂空際。骸爲之移。頭上戴茨圈。令重擊其茨。戴達不肯。則曰。毆之。毆之。從我言。勿止。日辣爾極敬聖體。每日望彌撒。專志凝神。似親見耶穌。其願領聖體。迨不獲待。院長知其意。准日日領。領後至午刻。心常謝恩。自午至晚六下鐘。預備明日再領。亞德辣地方有大司鐸名鮑齊阿。與日辣爾結莫逆交。日辣爾往訪其家。翌晨。自慚不德。未敢領聖體。然渴想終日。瞬息不安。不得已。遊覽郊原。聊分其志。某日領聖體後。跪耶穌苦像前。傾其肺腑。因所在之處。人跡罕至。故無人見之。迨膳時將屆。食物未備。徧索不可得。久

之。始有人見日辣爾在苦像前。謂之曰。午飯未備。時已屆。爾何爲。日辣爾曰。何少信乃爾。豈天神不我助耶。起從容烹煮。不旋踵而食已備。味美於平時。日辣爾以拜聖體爲福。一日十二時。多半在聖體臺前。夜間又復如此。渠因事出堂。常覺不忍去。蓋愛主情殷。心心相契。不忍一息相離也。醫士三切肋里學行兼優。鄉黨無間言。與日辣爾交善。屢見日辣爾走聖體前。趨而過。異之。問故。則曰。毋怪。耶穌乘我不意亦屢矣。言未已。神情升舉。對越天主。明日又遇三切肋里。謂之曰。耶穌乘我不意。君亦見之矣。所謂乘我不意者。日辣爾未預備而天主輒臨。神與俱往也。其敬耶穌聖心又至誠且切。頻將聖心獻於聖父。求聖父垂憫世人。憐罪人之禍。辣瑟多尼主教遣某甲來依里瑟切行避靜神工。其人固執不悔。冒行告解。將往領聖體。日辣爾驚曰。汝有某罪某罪。皆未明告。可去領

聖體耶。若畏地裂陷汝。當速往告罪。甲聞言懼。果往實告。神志爲之一新。惜不能恒守其志。不久。故轍重循。較前更甚。閱一載。又來避靜。日辣爾問舊染如何。佯對曰。尙可。未失足。聖人携耶穌苦像謂之曰。爾大辱天主。尙云未失足耶。耶穌之傷。非汝加之乎。耶穌之血。非汝散之乎。言甫已。苦像忽流血。涔涔而下。慘不忍觀。日辣爾曰。天主爲爾生於廐。爲爾臥於草。何嘗薄待汝而辱之如此。頃刻耶穌降現。作嬰孩狀。日辣爾曰。爾譏誚天主。終有重罰時也。未轉瞬。魔鬼出現。醜惡萬分。欲拉甲入地獄。日辣爾斥之。鬼始隱迹。甲驚甚。自此改悛。至死爲善信。

誠敬聖母第五章

日辣爾自幼敬聖母。將身心性命。全託聖母手。此情此意。畢世常存。自入救世



主會。孝思與日俱增。聖母寵之。賜以異常恩澤。其入會修道之恩。更大莫與京。目辣爾每念及此。心爲感激。平日聞聖母名。見聖母像。神卽提舉。對越移時。除按規拜聖母。念玫瑰經。及他經文外。用饑前後。念亞物三遍。飲水前後念一遍。聞鐘錶聲。又念一遍。見聖母像。聞聖母名。念聖三光榮頌一遍。每事始終。又復如是。頸間恒懸念珠。逢瞻禮七日。嚴守大齋。惟用饅頭清水。是日鞭身至流血而止。聖母聖禮日前亦然。禮前九日。倍行苦功。禮日前一夕。跪禱聖母臺前。終夜不輟。其敬聖母無原罪。又遠出尋常之右。一日醫士三切肋里問曰辣爾愛聖母否。對曰先生此問。直刺我心。語際。已情見於顏。尋卽分其心。以免全身提舉。教士福齊亞嘗留日辣爾於己屋。他教士不期而會者若干人。日辣爾談及聖母愛人。頃刻神馳。不省世事。直至三下鐘後始蘇。某日因事詣施高畢家。見

壁上一聖母像。維妙維肖。詡詡欲生。立即愛情勃發。全身上升。高與聖像平齊。讚嘆曰。此像何其美哉。某婦見此靈異。驚倒於地。日辣爾喜談聖母之慈。談則情見於詞。聽者心感。方充司堂職。逢聖母禮日。加意整備。將聖母臺粧飾一新。爲感化信人之助。傳佈聖衣聖珠。又心力俱盡。至臨終時。神情間。見聖衣無算。蓋聖母報之也。一夕日辣爾禱於依里瑟切堂中。聖母降下。光耀不可言狀。嘗在梅爾西地方。入大司鐸伽布濟屋。見牆上懸聖母像。頃刻騰空。與像接吻。嘆曰。何其美哉。何其美哉。時司鐸信士之在旁者頗衆。咸爲感泣。

誠敬神聖第六章

日辣爾敬總領天神。聖若瑟。十二宗徒。護守天神。聖若亞敬。聖婦亞納。聖若翰。聖伯爾納多。聖方濟各沙勿畧。聖女德肋撒。五傷聖方濟各。聖斐里斯剛大利。

斯與四十位致命聖人等。異常誠切。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西九月間。會中少年修士。請於長者欲往伽爾剛山。朝聖彌額爾山洞。卽總領天神顯靈處。院長准之。命日辣爾引導。計同行十二人。往返須九日。院長給川資十二佛郎。大不足用。修士慮之。日辣爾曰。有天主助。無妨也。道出福齊亞。日辣爾朝聖母顯靈像。卽聖利高烈兩次越禱處。某修女聞日辣爾至。請到院講潛修事。日辣爾曰。爾不久將亡。宜早備。時修女無恙。深異其言。不謂所言果驗。十二人起程時。雇二驢隨行。備力弱者騎乘。又倩一人爲導。數日後。二驢疲甚。導者欲寄驢客寓中。日辣爾不可。曰。我將牽之。乃舉杖撲驢云。因聖三之名。命爾行。自是至末。驢常健步。不稍倦。十二人抵滿輝道尼地方。行囊羞澀。僅餘一佛郎。日辣爾仰恃天主。不慮困乏。市鮮花獻聖體臺上。禱曰。主乎。予未忘主。主勿忘予家。所謂予家。

者其所率十一人也。住堂司鐸請日辣爾宿其家。日辣爾敬謝高情。因向來者衆。不敢輕擾。郇廚司鐸曰無妨。惟老母病已二月。不克應酬耳。日辣爾曰有法治之。畫十字於令堂額。病當速痊也。司鐸從之。果立愈。別有一司鐸。見日辣爾誠敬聖體。贈一銀香爐。爲彌撒中用。翌日至伽爾剛山。升至巔。入峒敬聖彌額爾。衆皆默禱良久。比起。見日辣爾神情超拔。久而始醒。後入旅店借宿。明日又往峒中。祈禱至午刻。日辣爾促諸同人入店用膳。衆知錢已罄。何以給膳費。因相顧猶豫。日辣爾會其意。堅促曰。寡信人。毋慮。用膳耳。隨與導者銀。令下樓購饅頭。片刻卽回。見席上有熟魚。日辣爾剖與各修士。先是日辣爾以乏銀故。往求聖彌額爾。無何。有一不相識之人。贈銀餅若干。得應眉急。瀕行。店主索值過昂。日辣爾曰取財不義。必受重罰。爾驟馬將倒斃焉。言甫出口。店主之子。來言

群騾倒地死。不知何病。主人悔。跪求寬恕。日辣爾向騾畫十字。倒者俱起。安健如初。日辣爾曰戒之哉。天主護窮困人也。乃給值而退。行至山麓。諸同人皆渴。欲汲井水飲。井主人不許。日辣爾厲聲曰。爾不與人水。井亦不與爾水。頃刻井盡乾。主人懼。追日辣爾回來汲飲。日辣爾返。謂之曰。井水公物也。嗣後勿禁人飲。主人曰諾。日辣爾命井水升漲。俄爾清漣依然。同人得飽飲。又行若干路。糧又罄。日辣爾採野花一球。獻於某堂聖體前。禱曰。主乎。我家無以充飢矣。忽有二使女。携來食物兩筐。贈於修士。食後。行至福齊亞城。寓某姓家。不取值。明日出城。行十餘里。朝一聖母像。日辣爾頓卽越禱。良久而止。或問其故。則曰。予染夙疾。無足異也。比至脫羅亞地方。往拜耶穌苦像。卒歸本院。計往返九日。在在行奇。歸日行囊充於出門之日。

愛人第七章

愛天主愛人。二愛出於一源。相因而不可分。故聖若望云。不愛人而曰愛天主。其言虛偽。日辣爾極愛天主。其愛人之切。可推想而知。常告人曰。聖體乃無形之耶穌。貧病人乃有形之耶穌。其意謂拯濟苦人。不啻耶穌親受。故貧病人直耶穌若也。又常謂我見同會人有所苦。我立拋所事。亟往助之。某年冬。天氣極寒。日辣爾脫其羊毛布襖。讓於同會某甲。已所服。惟長衣一領而已。院中有病人。每日數次往視。若病人需助。則無事不甘爲。初到加保養肋院中。有少年畢哥吶者。病癆已篤。日辣爾往侍。勤慎倍於常。某夕半夜。畢令顧病者某。喚日辣爾至。某曰。日辣爾方睡。何爲喚之。故未喚。不謂日辣爾已知。輕步入病人之室。閱數日。畢哥吶臨終。日辣爾送之。方在拿波里府同會司鐸馬哥達患愛疾。爲

邪魔所窘。苦不可當。一日愛益甚。謂日辣爾曰。兄與僕同往聖日爾士堂求聖母。日辣爾曰諾。但我神父所求。天主不卽允。兩人往禱。憂果未去。居無何。日辣爾方作書致馬哥達。三忒肋里入室。日辣爾曰。我作書致馬哥達神父。告其愛疾將去。是日馬哥達果安。不啻披雲覩日。但疾已移於日辣爾。頃刻神色大變。愁容蹙額。院長見而問之。則曰。我不忍馬哥達神父苦不能脫。故求耶穌移其愛於我心耳。日辣爾汎愛心誠。不以疏遠而忘棄。嘗云苟能助人。雖千死亦不辭。梅斐地方贊禮司鐸某。不知何故。病於依里瑟忒院中。日辣爾終日侍奉。夜亦不離。某終身感佩。道日辣爾之德不置。拿波里有病院一。專收殘廢不能愈之人。日辣爾屢往撫病。治牀褥。掃睡室。洗滌壺。是病人感甚。內有病狂者。日辣爾更憐惜。院中有少年修士數人。將往亞德辣地方受神品。院長命日辣爾導

之行抵某河。水漲不能渡。有數工人。鵠立河旁。以不能赴工爲悶。日辣爾不顧深涉之險。令工人與修士。次第覆於背。已則騎馬渡河。往返頻仍。直至盡渡。岸上有人高呼毋蹈險。日辣爾答曰。行愛德耳。迨見馬力已憊。日辣爾壯之曰。我馬勉旃。天主悅焉。其未滅頂。亦幾希矣。依里瑟忒有一老人。負薪行於路。苦其重。偶與日辣爾相遇。日辣爾取薪自負。送至其家。有一老婦。頂濕衣一筐。將入城。日辣爾憐其疲。代負入城。置之婦家門首。日辣爾於加保賽肋院。職司管鑰。啓閉院門。心甚喜。爲可遂其濟人之意。嘗手携關鍵。告人曰。此乃天堂之鑰。踵門求食者。日有多輩。日辣爾善爲幹旋。無一人抱怨而返。內有作無厭之求者。日辣爾常耐之。又有旣得復來。佯爲初至者。亦不之斥。謂左右曰。此人益我多矣。耶穌將寵我也。或以有病不能親至。遣隣友代告其困。日辣爾更慷慨解囊。



不負所望。且耐飢不食。分箸下物以濟貧困。某日早。日辣爾入廚取物。不知凡幾。蓋是日求食者多也。廚司不悅曰。爾何爲。將何以餉本院人乎。日辣爾曰。無恐。天主餉之。迨至用膳之時。果見食物增多。圖院用之。尙餘不少。間或因事出門。則乘機視病者。勗以善言。俾耐苦以增後福。偉行多多。不勝屈指。

救荒第八章

一千七百五十四年冬。加保賽助地方奇寒。大雪連旬。貧人絕生計。餬口維艱。勢不能存活。每日男女老幼來院乞濟者。不下二百人。院長賈效訥謂日辣爾曰。予以救荒之責委汝。倘我儕不濟。貧人將餓死。院中財物。隨爾施捨可也。日辣爾每次發糧。先講聖道。俾貧人得心神之益。以日辣爾大德感人。聽者忘倦。大衆趨附。貴家婦亦來聽之。其被化改過者頗衆。內少女某。行曖昧事。匿不告。

罪。褻慢聖事已久。日辣爾勸其悔改。彼乃痛告。自是言正行端。爲少女中表率。貧民來丐者少衣褐。身爲戰慄。日辣爾多置火爐於外屋。令若輩烘火。藉得溫煖。乞食貧孩。更寒凍堪憐。聖人嘆曰。我儕獲罪於天主。招此災難。孩提何辜乎。其被災。我儕害之也。言未已。淚涔涔下。聖人頃囊濟困。不顧已用。天主寵之。屢顯靈異。院門上有一匣。啟視之。數四得巨資。不知其何所從來。嘗以饅頭盡捨貧民。比晚。司廚者徧索不得。無以供修士。慌甚。以告院長。院長召日辣爾至。責其不自量。蓋時已晡。不能入城市餅矣。日辣爾曰。神父毋慮。天主將籌之。回首謂廚司曰。兄盍往觀之。餅果已罄耶。司廚曰。罄矣。隨應隨出。啟櫃復視。則纍纍皆餅。大喜曰。讚頌天主。立即入堂謝主。別有一修士在旁謂院長曰。日辣爾兄眞聖人。頃爲空櫃。今忽充斥。天主爲之也。院長曰。然。天主爲之。天主於日辣爾

直玩耍若矣。書生某嘗觀日辣爾散餅。筐既空。無人增之。轉瞬已盈。或曰日辣爾嘗施餅。傾箱而與。甫閉。予無意間啓之。見箱中已滿。院長曰。非天主行異。我院萬不能濟如斯之衆。直至數月之久。醫者三切來利。謂日辣爾曰。施捨當有識見。不可有求。卽與。失之於濫。日辣爾對曰。人藉耶穌名以求。我安得不與乎。不與則耶穌不復賜我矣。有人告院長。麥倉已虛。院長以告日辣爾。對曰。無恐。天主將充之。言已。與院長同往視倉。則纍纍者高積依然。某日逢瞻禮之期。日辣爾邀向會士多製麪條。以餉貧戶。貧人不期而會者。多不勝計。所製麪條。不足於給發。詎衆人皆果腹。餘剩尙多。某日方施餅。一貴家婦亦待濟而來。羞不告困。日辣爾亦未介意。迨盡捨所有。婦以實告。日辣爾曰。何不早言。雖然。尙有計焉。速趨入院。携出熱餅一枚。似甫出炕者。授於婦。然當時院中未燒餅。且此

餅異於院中之餅。遂知爲靈蹟。

愛仇第九章

自依里瑟切至福齊亞。有一捷徑。在公爵鮑味諾田中。鮑忿人蹊田。飭巡丁守候。如有人行此徑。則禁阻之。日辣爾未之知也。某日騎馬過其徑。未介意。爲巡丁某甲所見。甲故忍心人。素以修士爲眼中釘。立將日辣爾自馬上拉下。鮑以老拳。以鎗柄擊其胸。怒曰。我尋修士久矣。爾來甚善。可以洩我忿。日辣爾跪地云。禁行之令。余未嘗聞。願君原宥。但既有誤。當擊當擊。少頃。甲醒悟。自悔其酷。嘆曰。我斃一聖人矣。轉怒爲慚。伏地求恕。日辣爾不惟不怨。且與相抱爲禮。惟傷重不能起。倩甲扶上馬背。送回修院。途中無愠色。善言勸甲。勉以守誠。比至院中。惟言墮馬。不言被擊事。且云此人惠我多多。理當報謝。乃懇懇款接而後

釋去。此人不久以中鎗卒。日辣爾聞之。爲哀悼不置。雖受傷甚重。屢嘔血。不以告人。某日爲某修士所見。欲以告院長。日辣爾曰。毋告。我嘔血已屢。從無稟上之意。其甘心茹苦如此。

謙遜第十章

謙爲諸德之基。謙愈深。則他德愈高。經營大廈。必先深其址。而巨制可成也。日辣爾大德逾凡。以謙德立根本。同會人久與同居。謂無在不見其撝遜。自稱曰。我乃罪人。我無所有。我爲修士之末流。自視若怪物。不敢列入人中。謂地當裂口吞之久矣。在修院中。恒覓賤役。掃除馬糞。灌洗馬廐等。皆其所樂爲。某日梅爾西主教來訪。日辣爾出見。謂主教曰。僕何人斯。直致主教惠訪耶。僕乃罪人。賤若虫蟻。惟望天主垂憐耳。受人讚則大愧。每欲匿蹟逃名。無一人齒及。嘗至

某地。自意無有識者。跪地謝天主曰。感謝天主。此地無識我者。豈知屬垣有耳。揚其名。且傳其事矣。賽利諾地方有大紳。名斐利比望族也。亦救世主會施主也。聞日辣爾多行靈異。願一見以爲快。後日辣爾道經其地。下榻客寓中。斐利比聞救世主會修士來境。發家丁邀請。日辣爾往焉。然故作誠樸之態。直使斐利比不知願見者卽是此人。任其作別而去。某日雨。有郵役一人衣帽透濕。奔走於途。日辣爾見之。嘆曰。此人之職。我願以重價購之。渠爲餬口計。忍辱任勞。至於斯極。我反不然。言未竟。淚已下流。蓋自慚多過。反得安居也。在拿玻里時。無賴某甲大辱之。旁人代抱不平。將搏甲。日辣爾曰。辱我何妨。聽之而已。我固罪人。渠惟稍謔耳。贊禮司鐸鮑齊阿在亞德拉地方講道。值封齋期內。目辣爾亦至其地。同寓於格拉齊姚利家。偶見日辣爾在本堂更衣所侃侃談道。繞之。

者教士教民各若干。面斥之曰。爾乃無品修士。能知何事。今欲作學士耶。要惟  
偽善以釣譽耳。日辣爾聞之。不以爲怪。且甚喜。是日晚鮑入日辣爾室。見其對  
越至尊。身懸空際。乃自悔其失言之過。拿玻里府公爵夫人馬達勞尼。飭家丁  
召日辣爾去。家丁遇於門。謂之曰。公爵夫人請日辣爾去。日辣爾見家丁不識  
已。對曰。日辣爾乃半狂之人。惜不解事。何爲招之。城中人大都受給。請以此語  
告夫人。家丁回。以所聞告。夫人不信。意出斯言者。卽是日辣爾。翌日夫人到堂。  
望彌撒。見日辣爾在堂。請其來治兒病。日辣爾指聖體曰。耶穌能愈之。僕當代  
禱焉。無何。夫人尙未出堂。家人來報。公子病已痊。日辣爾喜作丐。人見其到門  
求食者屢。卒以長上禁阻而止。

苦工第十一章

日辣爾自信爲罪人。故仇視己身。恒思苦之。一日間食饅頭不過二兩。有時與人同席。或以他故食厚味。則附苦草嚙下。嘗告人曰。養身太過。愛主之情不能入其靈。渠用饑時。默想天主。心神對越。間或右手執義。左手執餅。淚滾滾下。不知身在何方。嘗在梅斐陪利高烈司鐸。日辣爾暗置苦草於麪。爲利高烈瞥見。俟其不意。竊食其麪。則苦不能嚙。出而哇之。日辣爾嘗告三忒肋里曰。予自三年以來。求天主去我口味。今已蒙允。覺東瓜之味與鷄味相若。日辣爾立意不索一物。以故有時自外回。被雨淋漓。或汗流浹背。未嘗索一衣。某日未用饑。奉命往亞伽第雅地方。距本院三四十里。比至。力乏甚。昏暈倒地。平日以他人食餘爲珍品。院中舊衣。尤爲其喜服。蓋欲學耶穌之居賤也。惟衣雖敝。潔淨異常。不染塵污。其所居之室。小且暗。終歲日光不入。夜臥草上。以二磚爲枕。有人瞰



其出探視其室。見草中多小石。及棘茨。圍以枯骸。院長命居他室。較前室稍暢。然一有客至。輒以讓人。已則臥於板。或入廡臥草上。伊里賽切之正祭臺。中空而大。可容一人。日辣爾夜禱久之。往臥其間。自喜近聖體。而禱亦便也。某夜久禱之後。熟臥臺下。直至聞彌撒中搖鈴聲。始醒。時堂中教友已多。不敢出。待至彌撒盡畢而出。有知者爲竊笑不置。後院長命臥尋常草褥上。日辣爾堅懇神師准其七日內三夜臥於板。以二甌爲枕。一石繫於足。額上覆細鐵索。若因事出門。宿於院外。則臥於地。晨興。故亂其被。令人意其已用。實則未也。每日一二次用細索數條。濕以水。鞭身甚重。瞻禮六日。與大瞻禮前日。鞭至流血。鞭尾有十二剛星。深入其肉。不數鞭而鮮血淋漓矣。腰間恒束鐵帶。多尖刺。臂上股上亦恒束鐵帶。又以常想耶穌苦難。仰報心誠。求苦之意日甚。每欲行異常苦功。

多爲長上所阻。未果。

貞德第十二章

日辣爾克已殊常。爲保貞一助。其清潔之詣。直可與天神相比。同會修士與之共處者。皆稱爲世上天神。無辜表率。衆德造極。又以其素志愛貞。恒求天主。多賜聖寵。故無一念之玷染。無男子侍側。不與婦女交談。有婦女來前。輒念亞物一遍。一則爲敬聖母。一則爲求助佑。心中之愛。無不合於天主意者。嘗謂偏情雖小。皆地獄之燼餘。無論何人。皆爲天主而愛之。甚至骨肉之親。亦不敢戀念。故離家時作永別書曰。我此行爲希聖計。請勿復念我。有時講道於修女院。或作札解修女之惑。常端肅恭敬。見者莫不稱奇。曾致函某修女云。予所以答爾曹。以爾曹爲耶穌淨配。聖母肖像也。日辣爾蒙寵多多。勸閨女修道。不知凡幾。

其腰帶能治病。魔亦畏之。在拿玻里時。頻往聖神堂瞻禮。隣有二女非善類。聽邪魔之慫。惡日辣爾之德。多方誚之。誚之不足。竟攔路不許其行。日辣爾亟止步。斥曰。汝輩不肯休。直欲受天主教罰耶。言甫已。一女倒地。危將死。呼曰聖母。我將死矣。聖母我將死矣。旋即氣絕。

虔禱第十三章

常人於作工時。不能專心於禱。日辣爾不然。蒙天主破格寵佑。雖終日操勞。幾無暇晷。而其默契天主。無時或間。且禱之誠切。不啻目覩天主。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之概。不可以言語形容者。倘目中無暇入堂。則以夜代日。傾其心。流其淚於聖體之前。直至天明。猶見其端跪堂中。無稍倦怠。迨出外操作。仍懷想天主。耶穌瑪利亞二名在其口。不離其心。間或情之所注。勃然興發。則手中之工。

不能續矣。日辣爾升天後。其神師勞勃爾底司鐸告人曰。日辣爾無片刻不想天主。曾奉長命。除定時祈禱外。勿念天主。因之振刷精神。勉遵長命。然聖情所在。割截爲難。旁人屢聞其行經廊下。向天主曰。天主。我不欲思爾。天主。我不欲思爾。平日以切念天主。在途不知所往。嘗往梅爾斐地方。竟誤往福齊亞地方。既至。始覺其誤。深自愕訝。儒衛那司鐸素知日辣爾德。嘗告人曰。日辣爾思念天主。宛出自然。欲不思念而不可得。如不欲思念。非大奮不能。某年夏。醫士三勿肋里謂日辣爾曰。際此炎暑。蚊蠅日盛。我兄夜間能眠否。對曰。蚊蠅之惠我實多。因其阻我睡。故夜間亦思天主。嘗因事遠行。其投宿之家。咸奇其端肅。似上品天神。啓齒非談天主。則與天主談。誠如聖保祿所謂晉接於天也。嘗寓撒爾瓦道家。比晚。日辣爾講天主之妙。情見於顏。儼然一天上人。時有一司鐸在

旁聽之忘倦。卒謂曰。辣爾曰。夜深矣。日辣爾嘆曰。一入黑甜鄉。卽不想天主。惜哉。日辣爾特敬聖神。諸事求其默導。其所定善志有云。我求聖神慰我。事事佑我。助我改遷。有與日辣爾相契者。知其無一日不求聖神。且無一時不求聖神。若有人向之間計。或已有所疑。則求聖神更切。平日聞聖神之名。敬愛之忱。形於顏面。每年逢聖神降臨禮日。加禱加齋。用伸敬意。有於是日就之者。覺熱情逾於平日。教士中以受教於日辣爾得猛進修途者。不知凡幾。日辣爾思天下形形色色。皆天主妙工。故星也。山也。花卉也。菓品也。鳥獸也。無一不寓於目而輒想天主。某日行於加保賽肋街上。遙見一鷄。羽潤毛豐。頗堪悅目。聖人呼之曰。天主之畜來此。鷄聞言。似會意也者。昂昂然來。一再高鳴。示得意狀。日辣爾見之登時越禱二刻。後始醒。其以觀耶穌聖母像而神情超拔。又習以爲常。聞

唱經聲亦神爲之往。福齊亞有一修女院。院中一女子善唱經。音韻絕倫。某日辣爾入院。講道畢。聽此女唱愛主之經。頃刻越禱。良久始止。

聽命第十四章

自古聖賢莫不致功於聽命。誠以聽命爲耶穌特重之德。不特垂訓後人。而又立表示人。自受孕以迄受釘。無時不專心聽命也。聖保祿謂其聽命至死。死於十字架。斯言信然。日辣爾深明此理。常以長上之命爲天主之命。聽長上之命。不啻聽天主之命。每仰目嘆曰。天主聖意。天主聖意。頻向耶穌曰。我主。我爲愛爾聽命。無異親聆爾言。嘗自記曰。欲不欲三字。卒世離我。嗚呼我主。成爾旨。勿遂我心。夫聽命之功在於心。不在事之巨細。故日辣爾敬謹奉行小事。無殊於大事。嘗告人曰。事雖小。不可失聽命之功。緣是遵守小規。未嘗疏忽。自虞小過。

不慎。大過必生。因作禱詞。曰。天主賜我勇德。恒守爾律。若不幸稍違。大過亦將不免。爾任忽小過者。漸墮於大尤。日辣爾知修道之律在會規。故不特熟讀背誦。且屢行默想。銘印於心。同院人見其守規勤慎。遠出尋常之上。謂規籍若亡。日辣爾定能重錄。一筆不遺。一日賈法勞司鐸命將心中事告一作工修士。日辣爾從命。以其心隱細述從頭和盤托出。不稍匿事。雖難行。然以長上有命。不稍却。方在加爾鮑納拉地方。費約基司鐸命來梅斐。適大雨。天河若裂。主人再四挽留。堅勸不往。且云。淵水如馬奔。涉渡有性命危。曷容輕試。日辣爾曰。君毋阻。長上有命。不可不從。且予語汝。俟予出戶。天將轉晴焉。主人與在旁者皆奇之。日辣爾登程。雨果立止。二人隨於後。行至哈方忒河。山水急流。大樹爲拔。日辣爾騎馬渡。謂其馬曰。因聖三之名。我儕勇渡。河已過半。忽有一大樹。順流而

來直撞其馬。日辣爾急向大樹畫一十字。樹即止。乃安渡登岸。行至辣瑟多尼。述其事於亞瑪多。且云此聽命之效也。尤可奇者。天主賜日辣爾默悟長意。不必出於口。并不必當其面。祇須心中有意。而聖人已知。某日費約基神父在梅斐地方。寓罷思達主教署。偶與主教談日辣爾德。主教曰。請發書招其來。我願見之。費約基曰。毋庸發書。祇須心召之。而彼即來焉。言已。默念瞬息。心召之。無何日辣爾果至。費約基佯爲不知。問曰。爾來何事。日辣爾曰。神父召我。故來耳。費約基曰。予未發一書。未遣一人。日辣爾曰。果然。但神父召我無疑。主教知其事。益欽日辣爾德。約留二十日。始許別去。日辣爾在高拉多。忽爾束裝欲回。依里瑟切。有留之者。對曰。不可。院長召我。蓋費約基心召之也。加保賽肋有夫人某氏。日辣爾向之索綢一方。用作聖爵衣。爲供聖體用。夫人翻箱倒篋。徧尋不



得將剪其嫁衣以贈。日辣爾默會其意。謂之曰。夫人勿剪。再尋必得也。夫人從其言索之。果得。乃贈之。日辣爾呈院長。院長曰。必須二衣。汝自圖之。教士道納多在旁。謂日辣爾曰。此乃萬不能行之事。何可相強。日辣爾曰。我當聽命。乃入堂行禱。禱而出。剪其綢。適可成二衣。加利德麗某醫有回春手。病且危矣。馬爾哥達司鐸請日辣爾往視。日辣爾從之。作一聖號。病即霍然。在旁之人咸呼聖蹟。日辣爾曰。聽命之德致然。同城某修女之兄。病已劇。修女哀甚。馬爾哥達請日辣爾往救。亦以聖號愈其人。拿玻里府有貴婦某氏。泣謂日辣爾曰。我女病危。請速往救之。日辣爾不允。嗣以氏哭乞。亦即愈之。

忍耐第十五章

日辣爾素願忍苦。用能成聖。天主允其所望。加苦以玉成之。惟加苦之前。先賜

其神樂。一千七百五十四年苦難主日前。日辣爾避靜若干日。心神契主。不知身在何方者屢。此時益增苦工。待其身似讐敵。嘗自記曰。此數日間。我心之樂。若無限者然。無何。大難已至。有人誣日辣爾大惡。聖利高烈爲會長。雖不甚信。然不敢以爲無因。召日辣爾來諾瑟拉院。告以被控各節。以人情而論。日辣爾當自鳴其冤。詎默然不出一語。俯首聽會長之責。會長禁領聖體。日辣爾從令。會長命不出戶。亦謹守不違。其愛敬聖利高烈之心有加無已。一日行經其旁。嘆曰。我神父有天神之容。予望之大慰於心。院中人咸知日辣爾被控。私議紛紛。懷疑莫釋。日辣爾坦然之態未嘗改。有促其辯誣者。答曰。有天主在。天主理我事也。求耶穌曰。吾主。我事卽爾事也。爾欲我受辱。我亦欲之。蓋爾教我追隨。勉行受辱之途也。且加工克己。夜宿露臺。望星默想。倦甚則畧睡空棺上。因想

天主萬妙。神情振作。力承冤誣之厄。其所以報怨家者。爲其所禱。求主賜若輩脫罪。其所覺大苦。在不獲領聖體。然甘心順命。無怨言。有惜之者。曰辣爾對曰。我有天主在心。已足矣。某日有人愆其至聖利高烈前。求准領聖體。日辣爾手擊扶梯曰否否。我寧死於主命。猶言天主欲之。雖死亦屬甘心。某神父請其輔彌撒。對曰毋誘我。將奪於爾手也。其意謂彌撒時。恐不能自主。搶聖體以自領。或問不領聖體如何能生。答曰。天主無地不在。此意大慰予心。某日賈效訥神父與日辣爾同作默想。以天主愛人。人當愛主爲題。未旋踵。聖人心神超拔。不自覺者久之。賈效訥更敬慕不置。日辣爾方病。聖利高烈在飯廳中默召日辣爾未出言。惟意中召之。俄而日辣爾至。穿衣未整。聖利高烈責之。且問來意。對曰。神父召我。故來耳。自是聖利高烈益重日辣爾德。發往焦拉尼地方。閱十日。

召回諾瑟拉。一日某修士病。某神父送聖體。不知何故。忽失聖體。衆人找尋。日辣爾更形急迫。果爲其尋獲。後奉命至加保賽肋地方。至是受冤已二月。天主鑒其功。爲之昭雪。聖利高烈接一書。卽前日誣告者所發。明言前書之誣。聖利高烈召日辣爾至。告以昭雪。問爲何不自白。對曰。會規禁人委咎。何可自白。聖利高烈嘆曰。誠然。小子往。天主福汝。汝不領聖體。當亦苦甚。日辣爾曰。否。耶穌不欲我領。何敢不悅。馬爾哥達神父與聖利高烈談。日辣爾德。聖人曰。不必他証。觀其近日事。已令我敬重不已。

救靈第十六章

凡人愛耶穌。不得不愛耶穌所贖之人。聖日辣爾有自修志若干條。內一條云。嗚呼天主。地球上沙有幾粒。大洋中水有幾滴。天下樹木。葉有幾張。我願救罪

人之靈亦如其數。雖罪人無如此之衆。而我之願望如此。將我祈禱領聖體及他善功。與耶穌聖血同獻天主。用救罪人之靈魂。時人見日辣爾之言行。心爲之感。謂得日辣爾一訪。勝於聽道多日。賈法勞司鐸曰。異哉日辣爾隨所往。衆人爲其感動。梅斐主教有書云。日辣爾於哥拉多地方行奇大之舉。今予知日辣爾爲聖人。請其來此化人。或云一聞日辣爾語。便覺恨罪而喜祈禱。并愛耶穌瑪利亞。因其舉止苦功言語。皆動人心也。日辣爾訓導小孩。尤循循善誘。使小孩愛天主。慕德行。將此意銘刻五內。至終不忘。聖人謂小孩曰。小子記之。當全獻於天主。旋以聖像贈孩。劃十字於孩額。後遣之歸。遇貧病及無靠之人。聖人更覺憐愛。百計慰之。璫諾雅司鐸嘗與日辣爾同居。告人曰。我院神父出外講道。行四規事。苟日辣爾隨之。信人改過。屈指不勝。神父惟聽告而已。日辣爾

謂神父曰大魚來矣。君當悅也。大魚猶言大罪人。取耶穌命宗徒漁人之義。按日辣爾化人不用委曲計。逕揭其隱衷。勸冷淡之儔。或赴其家喚之。或遇於市招之。輒告以罪過之醜。若婉言不聽。則正容斥之。大抵注視人而人卽心動。某主教嘗謂日辣爾訓人。乃天主用其口。非日辣爾獨力。某日自外歸。去依里賽切已不遠。無賴某甲。素不識日辣爾。見其衣帽皆倣。誤以爲巫。謂之曰倘有寶藏可尋。願執鞭從焉。日辣爾曰汝有勇耶。對曰君不知我之由來。將以告之。遂述其生平事。并云未告解已多載。日辣爾曰善。將以寶藏示爾。今日相逢。可云幸事。遂率之入深林中。至叢木所在。以外衣鋪地。令甲合掌跪衣上。甲唯唯。聖人出耶穌苦像。謂之曰此卽寶藏。爾遺失多年矣。隨卽講勸諄諄。告以犯罪之非。靈魂之困。登時聖寵感之。流淚如注。旋起。入依里賽切聖堂。安行告解。自是

改弦易轍。先後如出兩人。日辣爾告人曰。倘能阻人辱天主。雖死千次。亦屬甘心。在鮑味惱地方路遇一車夫。因馬足踏穴。不能出。信口大罵。出言辱天主。聖人聞之。良不耐。大聲斥曰。毋罵。車夫曰。若能助我。弗罵亦可。聖人劃一聖號。謂騾曰。天主之牲。因聖三之名。命爾前行。言未已。騾一躍而起。出險入夷。聖人以手帕贈車夫曰。他日有難。投帕車中。天主必佑爾焉。車夫屢試屢驗。日辣爾經三黜納地方。其馬足鐵鞋已壞。不良於行。因入鐵店易之。既釘。匠索價甚昂。日辣爾無以應。匠不稍讓。日辣爾謂馬曰。脫爾鞋歸之。馬足踢三四。鐵鞋自落。日辣爾不顧而去。匠呼之。亦不應。有名毛郎德者。冒領聖事業。經多載。猶敢於聖日辣爾前作熱心語。聖人蒙天主默啟。知其隱。謂之曰。何爲欺我。爾冒領聖事。歷有年所。欲救已靈。速去明告。毛郎德慚甚。宛受當頭棒喝。卽往告罪。不復匿。

并願以已罪揚於外。用彰天主仁慈。自言冒領聖事。已十載於茲。又有一人冒告已久。聖人謂之曰。爾靈未安。欲入地獄耶。速往明告。其人怖。立即改過。有某婦告罪不明。亦有年矣。聖人遇之。謂之曰。爾多年冒告。焉得安心。盍去安告。婦從之。心乃大快。某日一幼女自堂中出。聖人遇之。謂之曰。爾來何爲。答曰。告解。曰。爾某罪未告。何得安心。女悔。入堂明告而歸。有名李哥勞者。不守教規。已不知幾何年。病且劇。不省人事。家人愛之。請日辣爾往。日辣爾至。口吸病人之口。卽醒。後其人領聖事而終。在伽斯對地方一書役。毆斃馬爾谷之子。馬恨甚。誓必復仇。其妻忿益甚。經人多方勸解。無濟於事。卒以日辣爾勸。與書役歸好。往來如初。



聖日辣爾傳卷四

對越天主第一章

自古聖賢蒙天主奇恩。比比皆是。日辣爾所得超性之恩。幾無一類不有。除已記前卷者之外。茲又畧叙其事。對越天主。亦稱越禱。卽靈魂與天主相契。至親且密。見超性事理。至奇極妙。遂致不自覺。更不覺世間事物。聖日辣爾自幼愛天主。清潔如天神。天主寵之。早賜其越禱。原其始。猶在童穉之年。迨功德日進。德詣日高。觸處對越天主。祇須一念天主之妙。一思聖三之尊。一憶耶穌之愛。一見苦像聖母像。一至聖體臺前。一覩天主所造形物之美。卽能越禱。一日奉命往哈里衛切。寓大司鐸撒衛陶來家。晨興。司鐸將行祭。遣人喚日辣爾叩門不應。疑有他故。啟門視之。則見其恭跪室中。右手執苦像。左手置胸前。目半閉。

越禱方殷。全家聞之。俱來觀望。閱二刻餘鐘始止。先是初至。大司鐸家。畧談數語。入室祈禱。時屆午膳。大司鐸往邀之。見日辣爾高懸空際。離地三尺。不敢喚。敬慎退出。既而又往。見如前。家中人咸爲感泣。日辣爾禱畢。謂大司鐸曰。毋俟我。悉如常日可也。日辣爾去後。大司鐸劃一線於壁。誌其升高之處。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耶穌苦難大禮日。高拉切地方迎耶穌受難像。致其悲痛之誠。方入本篤會聖堂。聖日辣爾亦在彼。一見聖像心爲感觸。立刻升舉。離地頗高。雙目注視聖像。百姓在場者。詫異不置。伽保瑟切地方有一瞽丐。善吹笛。婉轉移情。聖人促其吹意。國調其詞。有天主。惟成爾旨。勿遂我心之句。吹至此。聖人已不自主。呼曰。我天主。惟成爾旨。勿遂我心。舉首一望。身亦上升。疾飛如鳥。一日自某處回。將往依里賽切。二少者隨之。皆鄉人。行近某處聖母堂。聖人談聖母之

慈以鉛筆寫若干字。投之空中。如發書然。未旋踵。身亦騰空。輕舉如禽。約飛二  
三里。二鄉人終身述其事。奇聖德之效如此。有名羅撒里亞者。善婦也。嘗見日  
辣爾行近本院。尙距二里餘。忽離地飛空。瞬息至院。想以長上召之。或有應守  
之規。迫不及待耳。聖德至極詣。往往熱愛灼心。嗟嘆唏噓。不能自己。日辣爾死  
前數月。愛德愈大。間或發嘆。旁人異之。以爲聖人也。而亦不耐。一日賈效訥神  
父聞而怪之。聖人不答。僅拉其手。置已胸上。覺聖人之心猛躍。不解何以能不  
死。聖人嘗謂三忒肋里曰。余嘗在某山。旁無一人。覺心中之熱。可以燃全地。言  
已。拉其手置胸上。覺聖人之心猛躍。似欲出而不得其門者。某日愛主情切。忽  
爾歌咏。攜某神父之手。跳舞再三。身輕如羽。與達味舞蹈主前。後先一轍。施德  
利納神父極敬嬰年耶穌。日辣爾戲謂之曰。神父不愛聖嬰。施德利納曰。汝不

愛聖母。頃刻日辣爾攜施德利納舉升空中。輕若鴻羽。曾在某處聖衣院談道。發光如火。舉手把鐵柵。鐵爲之軟。又有一次。亦在聖衣院發光如火。全室皆明。以愛耶穌故。切願分其苦。天主允之。每逢瞻禮六日。特在苦難禮日。異常痛苦。似臨終然。此與聖方濟各被印五傷。其義相若。

明知奧理第二章

聖經云。天主以奧理示謙人。於明智者反隱之。斯言也。千古應驗。於日辣爾尤覺合若符節。時人聞聖人名而就正者。指不勝屈。教士無論在俗離俗。有疑往正。得聖人一言之導。輒恍然於寸衷。慕祿主教名慕效。遇難判之事。多與日辣爾謀。日辣爾乃剖辨裕如。絕無難色。主教嘆美不置。梅斐主教名羅斯達有疑。則問日辣爾。不啻就師。辣載道尼主教亞毛忒。不特以已事問。而又以教政問。

嘗告人曰。日辣爾有奇智。我儕學道措事。均可奉以爲師。有飽學士授超性學者。以天主聖三。耶穌降生奧義爲問。日辣爾侃侃而談。不稍猶豫。有終身居院不能出外之修女。亦多方招致。以一聆聖人之言爲快。大司鐸鮑齊約作札曰。尋常學士一當日辣爾之面。頓成結舌之人。誠以日辣爾之學問得之耶穌聖心。如水之出於源。不若他人之學問。自混水中淘出也。異哉。難悟奧義。一經日辣爾口。晦者亦明。三忒肋里曰。日辣爾談天主事。出其本力之上。教理有難悟難明者。出其口則易悟而易明。余聆其言。不勝詫異。路濟地方六品領袖。聞日辣爾講天主三位及降生之義。嘆曰。聖奧斯定。聖多瑪斯復生。當亦不是過。慕祿一年輕司鐸。自信多才。與日辣爾辨道。日辣爾三四詰之。皆無以應。遂緘口不復言。日辣爾曰。祇讀超性學。未可謂知學。真學問以謙遜祈禱得之。慕祿大

修院長請日辣爾於修道生前講若望經卷首三句。厥初有物爾朋。物爾朋在天主。物爾朋亦天主。日辣爾誠樸如孩。慨然曰諾。乃於衆生前樂道津津。陳理入妙。聽者稱美不置。慕祿主教曰與日辣爾片刻語。勝於聽道四句。某大司鐸曰日辣爾講道。非其自講。乃天主用其口講之。故每有所講。旁人不得不聞。有所聞不得不感。賈法勞司鐸云。日辣爾不知文字。小時就傅。惟識之無。今其作札。暢所欲言。可爲訝異。尤奇者能啟人之悟。一日教士施必濟入其室。見几上有可敬瑪利亞克路濟斐行實。日辣爾曰。此非執事所知。施必濟曰。猶太文耶。何竟不知。日辣爾曰。然則披閱可也。施必濟閱之。果不能悟。爲慙甚。日辣爾劃聖號於其額。既而又誦則領會無遺。某教士閱可敬巴拉福之書。多不悟處。以告日辣爾。日辣爾劃聖號於其額。亦卽會悟。

預言第三章

後來事世人不能料。惟天主知之。自古聖人爲天主所寵多有蒙主默示。知後來事而預言之。爲其聖德之憑。亦以資人靈之益。聖日辣爾預報未來。亦復不少。在慕祿時。嘗因事出外。羣少見之。侮之甚。聖人聽焉。旣而嘆曰。今日爾曹侮我。將有時焉。以吻接我手爲快。閱數載。聖人回里。著修道衣。都人士無論貧富。聞其至。爭先迎迓。待以優禮。吻接其手。曩昔所言。至是適驗。有名白辣蘇濟者。年尙幼。日辣爾謂其將爲救世主會總統。閱四十年。其言果應。梅斐有一少者。名米格賚。患病已危。日辣爾往視之。執其手曰。爾有寒疾耶。否否。爾病愈矣。頃刻霍然。日辣爾謂之曰。爾將爲我會中人。米格賚對曰。俟予手摸太陽。方入貴會。西人言摸太陽。猶華人言西天出日。爲不能有之事。後來米格賚果入會。功

業頗多。一少者名吶克利有可造才。欲進救世主會。碍於國法。莫如之何。偶遇日辣爾於途。時有一顯者與日辣爾偕行。吶克利遙踵於後。日辣爾忽顧曰。毋慮。不及三月入我會也。其言亦驗。吶克利在會親見聖利高烈去世。一日客至。日辣爾導之遊覽。遠見一人騎狂馬。力不能馭。將自高岸墮谷。見者憂之。咸呼曰。殆矣。日辣爾求聖母曰。聖童貞救彼。既而顧謂旁人曰。其人將倒。然無傷。洵如其言。一婦奔至。請日辣爾禱。謂其夫病已垂危。日辣爾曰。毋恐。爾夫不死於此病。惟不速痊。調養多時。方能操業。後果如其言。利巴剛第達有一聖衣院。修女病已劇。將氣絕矣。人以告日辣爾。日辣爾曰。必不死。告者曰。業經臨終。曷云不死。曰。予言不誤。渠不死。因尙須進德。修女果未亡。愈後銳意進修。勝於曩昔。嘗在伯德勞吶家。見一三歲孩。謂其父曰。君將喪此子。其死時一樂器在手。此



言亦應。曾往福齊亞修女院。謂某修女曰。姊屢行告解。福哉。蓋死期在邇矣。衆見此女年富力強。以聖人之言爲謔。不之信。聖人曰。姊善契天主。八日後不在世矣。至第八日果死。日辣爾每往慕祿道經畢哥祿家。必主之。畢哥祿乃鐘錶匠。其妻方壯。告解不妄。已有年矣。日辣爾謂之曰。速行告解。善備臨終。因死期不遠矣。匠妻從之。不久物故。嘗經味厄忒里地方。有一婦非善類。前來索聖母像。聖人與之。告以死日非遙。善求聖母。三日後婦行告解而亡。伽利忒里有一富人。專志俗務。不願靈魂。日辣爾往訪之。勸行避靜。富人曰。至十月中方可避靜。今無暇及此。日辣爾曰。汝言十月。我明告汝。汝不見十月矣。其人於八月中染疫死。果未見十月。嘗在哈里衛切偶見一孩。告人曰。此孩比壯。荒謬特甚。斯言亦應。後其人欲弑父。父以自衛。誤殺之。日辣爾在慕祿與修院長有事偕行。

途遇一人。口出惡言。大辱天主。聖三日。辣爾謂院長云。斯言之罰。不久將至。閱三日。其中彈死。未及悔改。聖人死前六月。身猶健。謂三忉肋里云。我今年病癆死。君知之否。曰何以知之。曰我求天主。已蒙允矣。曰不死於他症。必死於癆瘵何也。聖人曰。病癆則人畏沾染。不來視疾。故欲死於癆耳。此意亦嘗告某修士。後亦應驗。聖人死前一月半。往訪畢勞法祿。謂之曰。汝見伽保賽肋修院窻上有一白布。間時飄搖。予猶未亡。迨不見布。則余已去世。其人遙望之。信然。按伽保賽肋修院至畢勞法祿家。相去約十八里。得見此布。亦一奇事。

見人心跡第四章

人心隱密之意。惟天主知之。自古聖人有蒙天主默照而知之者。聖日辣爾亦然。有一少年名勃寧迦撒。患癆疾。與日辣爾交頗密。一日自忖曰。日辣爾多行

靈蹟。何不求天主去我胸中之疾。意甫生。未出口。日辣爾已知。謂曰爾何言歟。余豈未爲爾禱。惟天主不欲愈爾耳。爾非世上人。猶言不久將亡。無何。少者果歿。有名斐理伯撒爾瓦道者。往見日辣爾。欲以疑難事質之。入室。見日辣爾跪耶穌苦像前。膝不着地。對越天主。不敢呼。退步出房。聖人已覺。曰斐理伯先生。不佞知君來意。君不必多疑。某事某事。皆無碍。惟賴天主措施而已。寥寥數語。已盡釋所疑。蓋所欲問者。卽某某事也。辣載道尼有一婦。心有所私。日益熾盛。不能脫。將殞陷矣。欽日辣爾德。故直告其事。且問計焉。日辣爾曰夫人不忠於耶穌。自取其咎。况陰自養慾。烏乎可。宜痛絕私情。仰恃天主。婦人聞言悟。從之。果獲出險。有某婦佯作負魔態。教士信之。爲之驅魔。先後二閱月。日辣爾見之。輒知其僞。謂之曰爾飾僞欺人。意在某事。此後若再如是。予發爾隱。明告衆人。

致爾羞。毋嘗試可也。婦懼。頓即改絃。不彈故調。日辣爾在聖額我畧堂。寓大司鐸處。偶來一友。言談間。日辣爾語某事。與當時所言。絕不相關。大司鐸未介意。友則自覺。密告大司鐸曰。日辣爾誠聖人。其所言之事。即予頃所作。予明告汝。所以增我羞。亦以彰聖人之榮。有一僞丐。腋挾二棍。以舊布裹其腿。佯作跛人狀。來修院求濟。不特身懶不事事。又取人錢物。是奪貧人之糧。不義之舉也。日辣爾見之。拉去其布。腿即顯露。並無廢疾。斥之曰。無賴。如欲救靈。毋欺主欺人如此。其人愧。拔足飛奔。遺二棍而不顧。福齊亞地方有一小女。名日多達。讀書於女院中。日辣爾偶見之。謂之曰。將領聖體耶。然告解未妥。某罪未言。速往總告。日多達大愧。總告所憶。厥後心仍不安。愛形於色。他人無知其故者。迨日辣爾又經福齊亞。謂之曰。毋憂。爾總告已妥。自是心志歡然。如去百重雲霧。某日

依里賽切衆教友皆領聖體。日辣爾亦在堂。忽自經樓急下。因一人將領聖體。喚至堂隅。告以冒領聖體之罪。大莫與京。其人悔。卽往告解。旣畢。喜不自勝。高聲向衆曰。予有罪。不敢告。頃者日辣爾兄明指之。今已告矣。我願告爾衆人。適某神父在旁。阻其向衆告罪。故未果。否則直告不諱矣。慕祿書吏名羅伯第。私殺一人。無有知者。經官差察訪。累年不得真兇。卒爲疑案。羅伯第不敢告人。告解時亦諱之。一日日辣爾遇於途。謂之曰。爾良心未安。前在葡萄園杏樹下殺人。至今未告。羅伯第聞之。亟往安告。且揚言其事。謂日辣爾爲聖人無疑。予殺人惟天主與予知之。乃日辣爾直揭不誤也。聖人在拿波里府。因事入聖物店。會高來達司鐸亦在店中。店主佯作熱心狀。似有德也者。日辣爾見之。喚至一隅。謂之曰。爾某罪未告解。將若何。旣而日辣爾去。店主謂高來達曰。頃去

之修士。當是聖人。予有罪。惟天主與予知之。彼竟直指之也。日辣爾經阿雷達大街。逕就某甲。告之曰。爾於某日犯某罪。至今未告。何得安心。速往告之。與天主歸好。甲跪地認其罪。旋往妥告。伽保賽肋修院中行避靜神功。日辣爾作書招某某來避靜。皆應召。閱日日辣爾問某已告解否。對曰然。曰何某罪未告。其人醒。曰誠未明告。但罪多不盡憶。請來語我耳中。否則又將忘矣。

洞悉遠事第五章

聖日辣爾知遠方事。有出人力上者。嘗致書某修女曰。姊多艱困。余已知之。知之明且確。愈於姊之親歷。閱若干時。又書曰。姊多困厄。不必陳言。某蒙天主之助。業已灼見。方在拿玻里府。偶遇一少者。同里人也。日辣爾呼其名曰。巴思加爾。我邑總司鐸頃在慕祿爲人刺死。君知之乎。巴思加爾曰。不佞接慕祿書。惟

片刻耳。如有其事。作書者必以告。然無一言及此。則未可信也。日辣爾曰此事的確無疑。按慕祿至拿玻里。距一百二三十里。當時無電報。雖千里駒亦不能速報乃爾。則日辣爾知其事。非有人報之。司鐸羅西至加保賽肋休養若干日。突於梅斐城中。出一大事。羅西致書其友。請代爲料理。發書後。累日無回音。羅西憂之。獨往園中。再四思維。心益惑。未告一人。不謂日辣爾已知。前來慰曰。司鐸毋恐。梅斐一事。悉如尊願以償。後得回札。果如所言。嘗因事至某處。道經哈里衛。切爲大教士撒爾瓦多所在之地。瀕行。作書致大教士。末云。作是札之罪人。君久欲見之。此次果得見矣。大教士讀至此。奇之。蓋願見之心。雖已日久。然未嘗一出口。日辣爾何自知之。迨日辣爾抵其家。寒暄數語後。輒問函中末語。曾見之乎。撒爾瓦多故作不悟態。曰。某見末字曰。僕某。聖人曰。非也。曰。又見函

末有同教弟某字樣。聖人曰亦非也。曰然則末語爲何。聖人曰弟知執事久欲見弟。故天主遣弟來此。大教士聞言。知日辣爾洞悉遠事。萬不可疑。敬之尤愈於曩昔。某日聖日辣爾在依里賽切修院中。方與他修士語。忽然神情升舉。比醒。人間何故。對曰予見賈法勞神父之靈。飛升天上。其位離聖保祿不遠。因其生時常講道。勸化多靈。使敬耶穌。故有此報。後得信知賈法勞終於加保賽爾修院。適在聖日辣爾見其升天之時。聞日同院修士談賈法勞之德。聖日辣爾曰。賈法勞誠聖人。其在天與聖保祿相去不遠。因在生多被魔誘。故受榮亦似聖保祿。按賈法勞多受魔誘。除神師外。無有知者。日辣爾知之。可謂異事。聖人死前三日。神情忽升。呼曰拉戴撒神父升天矣。按拉戴撒係大德之人。其榮登天域。理固宜然。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西歷九月十四日。日辣爾倏作喜容。修士



施伯杜切適在旁。問其故。則曰。修女賽來思德之靈。今日升天。膺其在生愛耶  
蘇愛聖母之報。嘗修書答利邦岡第達院中某修女曰。尊札云。哈利衛辣修女  
囑筆寄聲。斯言不誣。但已自天上寄聲矣。聖人接札時。修女已去世。故有此言。  
其時聖人所在之處。無有知修女已亡者。哈里衛切有畫師與大教士撒爾瓦  
多爲瓜葛親。某日畫師來加保賽肋修院中。日辣爾啓門納之。驟然曰。大教士  
撒爾瓦多現在喪中。其父卽刻云亡。畫師曰。我昨日見之。殊形清健。豈今日已  
亡耶。聖人曰。然。以中風死。畫師曰。果爾。則我當回哈里衛切。聖人曰。善。君見大  
教士。可告以弗慮。其父業已升天。拉載道尼有一少女。其母近亡。哭之甚。以母  
靈爲愛。往見日辣爾。問母靈何在。聖人曰。在煉獄。可領聖體四十次。而爾母之  
靈出獄焉。少女從之。甫周四旬。母靈出現。謝其女。并云。今予升天。有一匪類。僞

飾隱修士。身患惡瘡。求救於依里瑟切修院。院長收之。聖日辣爾加意服事。雖臭腐不可親。亦不之顧。比危。勸其善行告解。其人貌從而心違。死後日辣爾爲之禱。不謂死者出現。醜惡不可言狀。謂聖人曰。不必爲我禱。我已在地獄。亦我罪所應得。言已卽去。聖人惶甚。至死不能忘。

分身兩處第六章

天主全能。無奇不能作。自古大聖有分身之異。一人同時在兩處。聖方濟各沙勿畧爲之。聖亞爾方驤利高烈亦爲之。其他聖人得此奇恩者。不一而足。聖日辣爾亦有此舉。確實可憑。某年聖日辣爾因有一事。大關天主之榮。急待慕祿回信。然音信杳然。深以爲慮。曰我明日須一往慕祿。翌日果有人見其在慕祿。然本修院中亦見其居止如常。足不出戶。某日馬爾哥達司鐸謂三切肋里云。

某日日辣爾未出戶。然人見其終夜在方濟各會堂中。對越天主。三忒肋里答云。前日我往視病人。覺日辣爾常在我側。比返。適遇日辣爾。予問之曰。兄終日陪我。究有何心。渠應曰。明日我將出門。故今日往視病人。總司鐸費約爾久聞日辣爾德。願一見之。以此意告三忒肋里。三忒肋里以告日辣爾。日辣爾曰善。我將訪之。閱數日。總司鐸往謁總主教。願道來院。三忒肋里曰。君欲見日辣爾。今可見之。費約爾曰。日辣爾已到吾家。得見之矣。言已。引至日辣爾前。他修士亦在旁。三忒肋里曰。君既識日辣爾。請指之。費約爾直指不誤。明証其相認。某傭人患病臥榻。長夜不寐。痛甚。呻吟曰。日辣爾兄。何不一來救我。言未已。日辣爾已在榻前。謂曰。依恃天主。行將愈焉。遂作一聖號。頃刻痊可。有名格勒斐者來見日辣爾。語久之。然後出。歸時訪一病人。惜其貧乏。病者曰。今我無所需。因

日辣爾兄纔出。給我要貲矣。格勒斐不信。病者出其所得之貲。堅言日辣爾頃出。日辣爾嘗謂三忒肋里曰。今夜我到執事家。三忒肋里笑之。以爲謔。聖人曰。我不謔。是夜三忒肋里家。果見日辣爾至。

變化物性第七章

兩間物各有其性。有時天主因聖人之禱。變物之性。其事驗於聖日辣爾者。覺數見不鮮。某日聖人自安特利亞至高拉忒地方。途間遇一農人。因田中多鼠。食其苗。無秋成望。一家餬口所賴。一旦失之。不禁號哭。日辣爾詢知其故。憐甚。問曰。爾欲衆鼠盡死乎。抑欲其散去乎。農人曰。死更好。日辣爾舉手劃一十字。頃刻田中死鼠。纍纍皆是。農人狂喜。奔告四鄉曰。聖人到矣。聖人到矣。大司鐸撒爾伐道之侄。豢一鳥。日辣爾玩之。繼而縱之。以爲天主所造。何可不遂其性。

小主人年尙幼。見鳥高飛。哀泣不止。日辣爾良不忍。開窗呼鳥曰。鳥來。小兒哭焉。鳥卽飛來。止日辣爾手。乃執以授小孩。泣卽止。日辣爾在加保賽肋修院中。某日方用膳。見群雀舞窗外。唧唧作聲。呼之卽來。棲飯桌上。正對日辣爾。目注視。若俟令者然。院長有事發。日辣爾至。加保賽肋甫出戶。大雨傾盆。院長命人追回。比歸。衣上無一滴水。然未用傘。是誠靈蹟。嘗率初學七八人。入某修院。途中大雨。聖人與七人皆未濕。某君有二女。決計修道。某允之。乃約期送往女院。請日辣爾爲導。日辣爾曰諾。同行至某溪畔。山水陡漲。不能涉。又無舟船。將若何。日辣爾命溪中水分在兩旁。立如崖壁。俟日辣爾等走過。水又倒下。其事與如德亞人過紅海無異。爲千古所罕聞。日辣爾嘗道出賽叻加。見鄉人伐木高山。將築一聖堂。內有標樹數株。長且大。力不能移。窘甚。日辣爾憐之。以一索繫大

樹謂之曰。天主之物。因聖三之名。命爾從我。言未已。牽之卽走。數萬斤之木。應命隨行。如牛羊之從其牧。鄉人見之。詫異不置。自是厥後。鄉人易將他木拉下。聖人在拿玻里。一日經海濱。海中有一舟。載多人。大風作。行將覆溺。岸上見者。驚惶無措。日辣爾憐之。立將敝衣負於背。急趨於海。步水如衢。直至舟前。呼曰。因聖三之名。命爾止。隨卽伸手拉舟。引至岸灘。比起。鞋上無一滴水。在場之人。高呼聖蹟。聖蹟。遠近聞之。俱欲一見聖人。致其敬愛之意。日辣爾速避某家。直至月落而歸。厥後馬爾哥達神父問此舟如何出險。聖人曰。天主欲之。何事不能爲。賈約訥神父亦以此事問聖人。對曰。予以二指牽之。立卽出險。當是時。雖欲飛舉。亦不覺其難。聖人步海之明日。贊禮教士鮑齊阿因事至拿玻里。乘機訪日辣爾。叙談未幾。同行出院。不知何往。路遇某司鐸。謂鮑齊阿曰。此卽昨日

步海之人。聖人心謙。聞言大不快。疾趨而前。司鐸不能及。呼曰請緩步。俟我同行。日辣爾佯爲不聞。俯首速去。不料爲頑童所見。亦呼聖人聖人。日辣爾不之顧。疾行歸院。嘗求院長准避靜一日。不與人交接。院長允之。不料院長有事。飭人喚日辣爾入其室。不見其人。往尋於聖堂。亦不見。徧索院中。仍不可得。無何。三忒肋里至。院長謂之曰。今日不知日辣爾何在。久覓不獲。三忒肋里笑曰。殆隱跡耳。盍往觀之。遂偕修士尼各老往覓其室。亦不見。三忒肋里曰。至領聖體時。日辣爾必出。至其時。果到堂中。院長曰。頃我發人覓汝。無處可得。汝果安在。曰在寢室。院長曰。兩次覓汝。皆不遇。果在寢室耶。對曰然。院長曰。其事可怪。請明言之。日辣爾曰。予恐避靜時。有人來訪。求耶穌使我隱身。令人不得見。院長曰。此次恕汝。今後勿作如是之事。按日辣爾寢室。四方各一丈。內惟一榻。一几。

一凳。別無躲身物。三忉肋里問日辣爾曰。予與修士尼各老覓汝於室。汝果安在。日辣爾微笑曰。曾有幾次。我身甚小。故不得見耳。此事傳於外。立即家喻戶曉。童子作躲身戲。呼爲日辣爾戲。勃利里者。加里德利人。嘗留日辣爾於家。待之善。某年勃利里之一騾病外。全家愁悶。日辣爾知之。詣其家。向死騾割一聖號。頃刻騾起。力強如初。勃利里大喜。見者莫不稱異。某日聖人往某婦家。乞餛頭少許。婦曰。予貧甚。家中惟有乾麵一掬。餛頭已告罄矣。日辣爾指一櫃曰。是何言歟。櫃中非餛頭耶。婦曰。空櫃耳。日辣爾曰。否。盍視之。啟櫃則餛頭充足。新且美。婦喜出望外。修士安當高西毛乞濟某婦家。婦警呼曰。日辣爾兄。我何幸。又得見汝。高西毛曰。日辣爾亡已數年矣。婦曰。前者此方大禱。日辣爾謂我一桶麵。取用不盡。直至饑荒之末。其言果驗。予用此麵養我全家。未嘗闕。且曾出



售以應他需。至一年後。值日辣爾預言之日。桶中忽虛。日辣爾誠大聖人哉。日辣爾在伽利忒里助教士傳教。偶不經心。將伯利里家之油壺。失手落地。壺破而油盡出。伯利里之女見之。信口辱日辣爾。謂其糊塗。一事不能爲。伯利里之妻聞聲而至。謂女曰無妨。油未失。我以羊毛布吸之。言已。往取羊毛布。片刻卽回。見壺已完好。油則更多於前。蓋日辣爾又顯一靈跡矣。寡婦伯路諾氏家有酒。與商人約價。訂日來取。不料屆期酒味大變。商人悔約。伯路諾氏愁甚。以告日辣爾。日辣爾曰無妨。須以聖母無玷像投酒中。味必美。婦疑之。日辣爾曰無疑。非爾力。聖母恩也。婦從計。酒味果變美。有額我畧者。桶中酒已酸。日辣爾劃一聖號。酸酒忽成旨酒。

治病第八章

日辣爾同時之人。謂日辣爾生平愈病。多不勝計。茲畧誌數事以該其餘。阿來達地方。有一小女。生而癱。不能行動。有人求日辣爾愈之。日辣爾曰。孩愈矣。頃刻下榻。逕赴日辣爾前。以唇吻接其手。在場見者。羣呼聖蹟。日辣爾慙甚。往匿教士亞棚堂底家。衆人追之。呼曰聖人。日辣爾懼甚。自後門逸出。數年後。同會某修士過其地。有人指小女曰。此卽日辣爾賜愈之女也。一日某婦抱子來。子病於股。曲而不直。求日辣爾愈之。日一按手。兩股卽直。無異常人。有一外方人。偶來伽保賽肋院。忽爾病。苦不堪當。日辣爾聞之。輒往慰藉。告以仰恃聖母。瀕行。劃一聖號。病若失。以後不復發。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辣載道尼城大疫。人死無算。本城主教請日辣爾至。都人迎之。不啻天神。大司鐸撒保尼厄病已危。日辣爾往訪之。謂之曰。宜謝天主。尊恙愈矣。言時。劃聖號於病人額。疫卽去。大司

鐸之弟亦染疫。業經瀕危。一見聖人。呼曰讚頌天主。聖人曰安心。瘧已去矣。病果立愈。城中病人。俱欲一見聖人。日辣爾或愈之。或勸其忍耐。或助其善終。蓋天主之意。不欲人人皆愈也。某日聖人至大司鐸撒爾伐道家。倏爾病。倒臥於牀。未幾同會修士方濟各亦至。途中患寒疾。熱如火。疲憊已極。卽臥樓下。日辣爾知之。謂撒爾伐道之弟曰。請轉告方濟各。須將寒疾遣去。卽來見我。予有當辦之事。無暇侍病人也。聽者笑之。日辣爾曰。予不謬。請告之。方濟各聞言起。疾果立愈。轉告者異之。日辣爾曰。何足奇。此聽命之效也。大司鐸之妹亦染疫。求見日辣爾。日辣爾曰。爾病愈矣。亦卽痊可。有梅爾基約者。染心疾。醫藥不效。或且以爲負魔。曾朝聖安當墓。亦未見效。日辣爾見之曰。我友毋虞。病將脫焉。頃刻厥病霍然。與日辣爾同唱聖母頌。嗚忻感之意。伽里脫利夫人。洗名安日辣。

嘗疾首。偶見日辣爾遺帽某家。竊取以戴。已首。自忖云。日辣爾是否聖人。我將試之。帽到頭上。痛卽止。伯利里家見日辣爾之鞋。敝舊已甚。以新鞋贈之。留其舊者。一日。家中小孩腹痛欲裂。治之無效。以日辣爾之舊鞋置痛處。轉瞬而愈。自是遠近病家。咸來借鞋。所得靈驗。不可屈指數。阿來達家有女孩。間時患痛瘋。某日病作。適日辣爾至。家中人請其降福。聖人允之。向病孩劃一聖號。病卽愈。以後不復作。有一少者腿生惡瘡。爛久成管。膿臭異常。聞日辣爾多行靈蹟。雇人舁至依里瑟切修院求見日辣爾。日辣爾解其布。跪地舐瘡。去其膿污。舐畢。謂少者曰。我弟放心。瘡將愈焉。翌日大瘡全愈。如未患然。慕祿忒老米肋夫。人有一女戚。常留家中。爲指臂之助。不幸病劇。醫家束手。無生全望。夫人往日辣爾所在。求其代禱。日辣爾曰。夫人安心。惟恃天主。爾回家後。三次劃十字於

病人之額。病卽愈焉。夫人如其言之。果愈。意人畢高落。有一子。年尙幼。偶失足。自高處墮下。不省人事。見者皆云必死。事聞日辣爾。速往視之。在童子額上。劃一聖號。童卽醒。登時起行。慕祿有一工人。其子生瘰於頸。抱至加保賽肋。日辣爾取口中液。劃十字於病處。謂工人曰。病可愈焉。且不復發。其言應驗。施必濟。乃司鐸。理慕祿教務。來院靜修數日。畢後。謂日辣爾曰。總司鐸之女戚。瞽目不見。請給葯愈之。日辣爾授以清水一小瓶。令以此水洗目。瞽者從之。洗至第八日。目炯炯明矣。聖人愈病雖多。然非求之必愈。因天主聖意。不能違也。慕祿主教名慕葯。聖人往謁之。適主教患痛瘋。謂之曰。可愛目辣爾。爲我求天主。免我此苦。聖人曰。請大人忍耐。免此苦。非天主之榮。某姓小女失明。其母引見聖人。請愈之。聖人曰。若此女目明。大有害於靈魂。不如瞽之爲愈。然不必慮。因他

日此女多才。可以補目力之不足也。其言亦驗。

感動人心第九章

聖人感動人心。不啻風來草偃。跡到泥從。公匣總主教尼各拉依。至伽保賽肋院。休養數日。隨帶一書記。係俗中人。有理事才。主教倚之如左右手。無如內行不修。良心多愧。日辣爾知其心隱。設法化之。因加意逢迎。隨在伺候。其人善謔。令人歡笑。某日日辣爾引之入堂。跪於地。流淚謂之曰。我友與天主爲仇。何能歡悅若是。某不能解。書記心慙。亦跪泣訴其罪。且問計焉。日辣爾慰之。勸其恃天主仁慈。決意改過。書記轉念間。以此事爲異。往告費約基神父。曰日辣爾知我隱事。非天主示之。卽魔鬼告之。今我有悔過心。則事不出魔鬼可知也。於是行告解。翌日將領聖體。日辣爾曰。尙有某罪未告。書記曰。然。予忘矣。乃速往補

告。然後領聖體。自是頓改前非。一切舉止迥異於前。主教異之。問其故。書記以實告。署中人亦見其翻然易轍。先後如出兩人。有一神父問曰。汝行止大異於前。其故安在。書記曰。神父不知我事耶。我有大罪。日辣爾直指之。今已改過。事聞羅瑪某樞機。欲一見日辣爾。故召之。迨召書至。日辣爾已升天。蓋達地方有一鐵匠。事多暗昧。人盡惡之。有人以告日辣爾。日辣爾招之。發其隱衷。歷歷如畫。匠懼。痛改前非。終身不蹈前轍。載拉多尼有某甲。病已危。不肯悔過。有人請日辣爾去。日辣爾往。跪誦亞物一遍。病人之心卽化。備領聖事而終。同城有一富人。怙惡不悛。已有年矣。其妻求日辣爾代禱。不久富人歸正。顯者某。行避靜神功。然決意不絕私好。日辣爾知之。勸其改過。顯者不從。日辣爾默求天主。頃刻室中皆火。狀類地獄。顯者懼。跪求日辣爾救。許自後改過。日辣爾曰。諾。登時

火滅。其人從此回心。不復如前時之放浪。有某乙者爲鄉里所推重。某年來修院靜修數日。初聽道理。卽萌失望意。寸衷大亂。日辣爾知之。入其室謂之曰。毋失望。此意自魔鬼而來。不可信。天主與聖母必佑汝也。乙聞言愕然。蓋心中之念。未告一人。而日辣爾知之也。自是心地坦然。不被邪魔錮惑。有一貴家婦久聞日辣爾名。專誠往謁。將以心中事告之。并求指引。不謂旣至日辣爾前。怖甚。不能出一語。聖人曰。夫人毋恐。我將代言之。遂以夫人所疑之某事某事。和盤托出。夫人退而告人曰。日辣爾所揭之隱。從無一人知之。有此一見。我心覺大慰。在加利勃理地方有一本篤會修女。恒以已靈不妥爲憂。其苦況不可竟日語。日辣爾憐之。不待修女自白。直言其苦況。且授以計。時修女之難悉平。覺異常歡悅。聖日辣爾清潔如天神。天主用之。引人修道。有多幼女。見日辣爾之德。



立意終身守貞。凡奉天主召。將入修院者。更爲日辣爾所力助。若家貧無入會資。日辣爾設法助之。其侄女與他家女十餘人。入修道會。皆賴日辣爾之助。有一女生。年尙幼。日辣爾見之。謂之曰。爾他日入修院。既而出院。然不久回院。用避俗中之險。其言悉驗。有文增匪者。富家女。方在女塾讀書。日辣爾謂之曰。汝今無意修道。祇思回家。然將來修道於哥拉叨院。年壽甚長。品行亦好。後此女入聖多明我會。極熱心。壽至百歲而終。日辣爾嘗乞濟於蔣濟家。有一小女。僅四五歲。用膳時。日辣爾曰。此小女將來修道。來與我同筵。斯言亦應。女既老。猶告人曰。我嘗與聖人同筵。

### 制魔第十章

聖日辣爾救人靈魂無算。魔鬼恨之切齒。借形顯現。威嚇多方。甚至鞭責之罵。

辱之。不可一言盡。嘗自寢室。拉至廡廊。某夜鬼謂之曰。爾不肯休。我亦不戕爾命。不止。有時鬼扼其頸。不能呼吸。幾將殞命。亦有時擊之甚。全身腫爛。某日日辣爾烹飪於廚。數鬼齊來。欲投之於火。鬼又借犬形。洶洶其勢。欲嚙日辣爾。分裂其身。日辣爾曰。我有瑪利亞爲母。有耶穌基利斯督爲救主。爾曹不能害我。惟狂吠而已。魔鬼出現。往往於瞻禮六日之夜。日辣爾恒賴天主佑。有勝無敗。某日逢主日。人見二少年立於本院聖堂側。不知何所從來。日辣爾見之。知爲魔。直前斥曰。爾何爲。此處非爾所居。賴天主之名。命爾回地獄。二少年頓時隱迹。在旁有修士數人。皆見之。其事萬不可疑。日辣爾嘗自梅斐回依里賽忒途中騎馬。行至阿法羅叢林。迷路不知所之。時已昏黑。雷聲隆隆。電光炳閃。大雨傾盆。行見山水奔騰。人馬無生還望。患之。求救於天主。俄而山洞中來一少年。

大喝曰。今正報讐時矣。聖人一轉念。知爲魔。斥曰。可惡怪物。我因聖三之名。命爾牽我馬。引我至辣瑟多尼。不准害我。鬼不得已。牽纜而行。直至辣瑟多尼。始遁去。日辣爾往叩加布濟之門。時已十下鐘。加布濟異其來之晚。問故。日辣爾以實告。後又告費約基與儒衛那二神父。故此事有人知之。日辣爾嘗步行。經加斯德格郎特。過一高山。壁立千丈。不勝艱困。忽來一白馬。卽乘之。不謂此馬漸入危途。非天主佑。萬不能出。聖人急求天主。命馬回轉。重入正途。馬亦聽命。加斯德格郎特人名方濟各。來伽保賽肋。行避靜。日辣爾問曰。方濟各。爾善行告解否。對曰。然。曰。否。否。請回顧爾後。方濟各回首。見二鬼醜惡。不可言狀。驚甚。乃急往妥告。別有一人亦來避靜。無改過意。告罪亦不實。後到堂望彌撒。行將領聖體。日辣爾見之。招至僻處。告以冒領聖體之罪。大莫與京。卽於此時有

魔鬼借二熊之狀。欲嚙其人。其人大驚。立即改過。日辣爾在哈里衛切時。嘗見多人叢集。環視一鬼憑之人。莫敢近。聖人上前問曰。爾爲誰。曰。我乃鬼。我乃鬼。聖人曰。賴罕三之名。命爾離此人。鬼曰。我即離去。但不汝恕也。別有一人負魔。旁人請日辣爾往救。日辣爾以腰帶繞其身。魔即遁去。某日聖人禱於堂。聞誼譁聲。出視則二少女皆爲魔所憑。女之母哀懇日辣爾援救。日辣爾以腰帶授之。曰。爾等回家。以此帶繞二女。鬼必出焉。但當告解領聖體。鬼乃不復至。母從之。女果全愈。又一日聖人禱於聖體前。忽聞人聲鼎沸。出視則一女伏地。爲邪魔所憑。平日出言辱聖體。及聖母。日辣爾仰目求主。命穢魔出。女即平安。以後熱心出衆。一方之人咸奇之。某甲行避靜於依里瑟切。無悔改意。循故事而已。甚而告罪未明。將往領聖體。日辣爾知之。謂之曰。我兄某罪未告。可領聖體耶。

豈不知冒領聖體爲極大之禍乎。言未已。突來地獄靈魂。曾冒領聖體者。苦慘萬分。非筆墨所能宣。甲見之怖甚。乃真心改過。



聖日辣爾傳卷五

患病第一章

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西歷七月間。聖人募捐於聖額我地方。將建院於伽保賽。忽患嘔血症。兼寒疾。從醫意。往哈里衛切調養。既至。嘔血不止。更有加焉。日辣爾上書本院長賈效納云。倘神父欲僕回院。僕卽回來。如欲僕仍復募捐。僕亦從命。惟望惠下一言。俾知率由。以後事必善就焉。僕以此音上聞。恐煩屢注。殊覺不安。然毋慮。小恙耳。請代禱於天主。用能承行聖旨。院長接函。大不放懷。致書大司鐸撒爾伐道。請其暫留日辣爾。俟病稍痊。然後登程回院。閱八日日辣爾自知病重。不可不回。乃起程。西歷八月三十一日抵院。容色已變。無生人狀。院中人見其和悅如常。爲詫異不置。寒疾日益增。未幾危狀已露。加以紅痢。

遍體流汗。間時昏憤。眩暈亦屢。魔鬼出現。許以力健。安享多年。日辣爾斥曰。賤畜去。我惟欲天主所欲。命爾勿來擾我。院長問諸事。願遵天主意否。對曰。我想我榻卽天主之意。臥於榻。宛釘於天主意中。且天主意。似與我併合爲一矣。旣而令人書一字條。貼房門上。字頗大。其文曰。在此奉行天主旨。悉如天主所欲。爲時或久。亦惟天主欲之。聖人嘔血。日甚一日。計四日所吐。多至數斤。三忉肋里問日辣爾欲死乎。欲生乎。曰。不欲死。不欲生。惟欲天主所欲。雖然。甚願離世。以仰契天主。但平生未爲耶穌受苦。死亦可畏。聖人以耶穌苦像懸榻之對面。像上多血跡。病時屢望苦像。致其愛主之忱。時已疲甚。猶跪苦像前。日必一二下鐘。平時禱曰。嗚呼天主。我因未受苦。故心苦。噫。我至愛之耶穌。賜我受苦而不死。一日伽叻約神父見日辣爾病將終。忽轉盼視苦像。熱情所至。面亦赤。太

息曰：神父乎！予願與天主相契，心甚熱也。病耗聞於外，教士信人多來請見，欲得其一二訓言。及見其全心隨天主意，咸感嘆不置。相告曰：今我知聖人之死如此。日辣爾病已劇，猶作書數通，訓其平日導引之人。步哈拿瑪諾神父手捧聖體，謂日辣爾曰：此乃天主，亦爾慈父。不久將判爾，宜發信德等意。聖人對曰：我所言所作，皆爲主榮。天主知之，今安心死。因向來所求，惟行天主旨，領聖體後，遊左右，獨與耶穌相契。有一惡少放浪不羈，其親人皆受累，亦來見日辣爾。日辣爾素不相識，一見輒知其事，謂之曰：多人緣爾哭泣，有何面目來此。亦望耶穌異寵耶。惡少退，不知以後何如。西九月初六日，日辣爾接費約基書，命不吐血。復前日之力。聖人閱竟，置之胸上。三切肋里適來，見之問故，曰：此乃費約基神父之書，欲我不復吐血。三切肋里云：尊意何如。聖人願侍者曰：此受血之



益可去之。自是果不復吐血。但紅痢依然。三切肋里乃名醫。謂之曰。紅痢不止。雖不嘔血何益。日辣爾曰。長命祇此。醫以告伽爾濟利神父。請其轉告病人。長意欲其全愈。非特不嘔血也。伽爾濟利從之。以此意告日辣爾。聖人曰。既如是。將全愈矣。此午前事也。午後醫又至。聖人曰。我明日出房。醫哂之。聖人曰。真也。謂予不信。可與我食物。遂於醫前食三桃。不覺其難。翌日出房。入花園散步。醫往視之。日辣爾曰。天主欲人知聽命之德。最合天主意。故賜我暫健。不然。今日死矣。但今年必死。死於今病。有一木匠慕祿人。作工於院。日辣爾謂之曰。我本九月十八日當死。天主賜我多活幾日矣。

臨終第二章

聖人以聽命而愈。非常久之事。院中修士有賀其愈者。日辣爾曰。天主欲顯其

光榮。并欲人知聽命之效。故賜我病愈。然不久仍當離世。爲永遠之人。西十月  
初五日寒疾又作。紅痢吐血同時復起。前一夕謂三忒肋里曰。前以聽命而愈。  
予曾言不久將亡。今其時矣。茲予又染疾。無藥可以治矣。自是臥牀。預備善終。  
求天主賜其稍覺耶穌終時內外諸苦。天主允之。於是覺大苦。非局外所能知。  
嘗向耶穌苦像曰。在此煉獄之苦。懇主佑我。適醫士入室。聞其言。問何意。曰予  
求主。賜我未死前盡償我債。且爲愛主受苦。天主允之。故覺煉獄之苦在我身。  
然此苦中耶穌意。亦有慰焉。聖人嘗告人曰。予苦似致命。無力出言矣。教士齊  
少吶以心事問曰。辣爾未啟口。聖人先言之。且告以善法。卒曰。爲我禱。我苦極  
矣。齊少吶曰。何苦。曰。覺耶穌受難之苦。宛若耶穌之傷。卽是我傷。雖然從無不  
耐之一言。且樂受。所不安者累及同院之人。醫定一藥。須俟夜半服下。囑侍病

者醒候至半夜。聖人心不安。謂醫曰是真增我苦矣。院中公行祈禱。冀日辣爾痊可。聖人曰我乃無用之人。不應受此關注。又聞本院費錢購藥。嘆曰我有何益於會。而多費若是耶。修士斯德望問日辣爾有何不安心處。對曰予作事。常爲愛天主。時時事事。想天主在前。既無他求。惟願行天主意。死亦安心。聖人聽醫與侍病者之命。始終一致。或以苦藥進。因吐血已多。難於咽下。然唯唯卽飲。人聞其禱曰。嗚呼吾主。我無力飲此。比知長意。立卽飲下。天主寵其德。行一靈事。室中有香氣。遠逾尋常香料。侍病者異之。詰曰。日辣爾兄。爾藏香料。大反會規矣。聖人否否。無他語。侍病人疑不能釋。以稟院長。院長曰。日辣爾爲天主所寵。亦不明言香氣所由來。侍病者再四審察。知香氣出於聖人所吐之血。始知爲靈蹟。若瑟撒爾伐道云。日辣爾於哈里衛切時。已顯此異。有覓日辣爾者。覺

戶外異香撲鼻。知聖人在室中。扣門入。果在焉。西十月十三日。名醫撒爾伐道。哈里衛切教士亞基拉同來視疾。一鄉人隨之。鄉人立戶外。不敢入。日辣爾喚之。適有一和琴在旁。日辣爾請鄉人彈。鄉人辭以不知樂。人皆笑。蓋知鄉人固未嘗學焉。日辣爾敦請不止。乃勉強携琴。不謂信手捏弄。聲調動人。全奏一闋而止。後鄉人告人曰。當是時。若有人持予十指。壓之提之。故得輕重咸宜。抑揚合調。聖人日日領聖體。至十月十五日。逢聖女德肋撒禮日。謂醫士三切肋里曰。爲我求聖女德肋撒。并爲我領聖體。是日聖人亦領聖體。領畢。索送聖體所用之九摺布。置之胸上。直至氣絕而止。是日貝脫來拉神父侍病。聞天神奏樂。一室鏗鏘。悅耳怡情。爲人間所未有。聖人謂左右曰。今日逢聖女德肋撒禮日。按例院中有散心之時。明日亦當散心。或曰。明日何故散心。曰。予今夜死。故明

日散心。所謂散心者。不能常默之意。薄暮。聖人問幾下鐘矣。或對曰六下鐘。曰然則我在世。尚有六下鐘。願謂侍病者曰。兄。我今夜死。請助我穿衣。將爲我靈魂預念已亡日課。醫欲去。日辣爾留之。醫辭以別有病人。必須往診。遂去。時方七下。急足自哈里衛切來。携大司鐸一函。函中之意。因大司鐸方建堂。石灰窰似將塌下。請日辣爾代求天主。不謂未啓函。聖人已知其意。謂急足曰。工程可續。窰必不倒。繼以聖女德肋撒墓上之泥一小撮。交急足携歸。投之窰中。聖人終身無大過。然頻坐榻上。誦達未痛悔聖咏。其熱心懇摯之態。令見者墮淚。時至八下鐘。屢誦主何在。懇示聖容。旋謂左右曰。助我與天主相契。或問心中不安否。曰何不安之有。十下十一下之間。忽大驚。高呼曰。彼二物何爲來此。速驅出戶。想以見二鬼。故有斯言。無何。轉憂爲喜。呼曰聖母降矣。我等跪下。隨即

跪於榻。心神凝聚。對越久之。末二下鐘。常望耶穌苦像。及聖母像。屢禱曰。我天主。我願中爾意而死。我願遵爾旨而死。迨無力出聲。此語仍低聲言之。夜既深。人皆謂其不卽死。乃退。各往就寢。惟一人侍之。死前聖人索飲。侍者急往取水。比回。見其倚於壁。猶意其睡。審視之。則業已臨終。乃速請步阿拿瑪諾神父來。神父至。念赦罪經。卽於是時。氣絕而終。

### 殯葬第三章

聖日辣爾於一千七百五十五年。西十月十五夜去世。享年二十九歲有半。氣絕後。閤院異香充斥。一有德之女。於日辣爾死後。見其出現。身著修士衣。無何又出現。衣極華麗。曰。人在生爲主受苦。雖屬無幾。天主報之奇厚。嗣又現於貝脫來拉神父。微露其在天之榮。步阿拿瑪諾神父代院長職。令閤院公用苦鞭。

謝天主賜會中一人如此善終。諸修士皆忻喜。一人鳴鐘。若報大禮之期。長者責之。對曰：非我自主。若有人迫我爲此者。當夜三下鐘。代院長欲得日辣爾鮮血。刺其右臂。謂之曰：日爾辣兄。爾生平常聽命。今因聖三之名。命爾出一聖德之據。言已。鮮血傾流。不下二斤餘。衆修士喜。蓋顯係靈蹟也。後以白布染血。分與諸友。日辣爾訃音傳於外。無論貧民富戶。教士俗人。紛至沓來。俱欲一見聖屍。致其敬意。此人曰：日辣爾預言我某事而應也。彼人曰：我心中事。日辣爾嘗直揭之。而累黍不差也。或云：我改過遷善。賴日辣爾提撕之力。或云：吾儕窮苦之人。賴日辣爾周濟以生。今失所恃矣。不旋踵。衆求聖人遺物。直欲剪其髮。及其衣履。後召巡丁至。始得阻之。一夫人哭於屍旁。求聖人遺下一物。以爲垂佑之據。屍忽啓口。一牙落下。夫人藏之。後此牙作二聖跡。一賜夫人之女病已垂。

危者忽愈。一賜夫人之侄女突出性命之危。追思彌撒畢。又刺聖人之臂。鮮血重流。宛然如生。面又出汗。拭以帕。藏爲聖物。葬聖人於更衣所對面。當是時。無日照之法。丹青手屢畫聖人像。未肖。院長賈效訥曰。可愛日辣爾兄。畫不得真像。爾自助之。旣而隨手運筆。音容偁肖。一手持苦像。一手撫胸上。聖人於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正月入眞福品。一千九百五年正月入聖人之品。

靈蹟第四章

聖日辣爾亡後靈蹟繁多。不勝屈指。茲分數類。以清眉目。

一施於本會之靈蹟。賈效訥神父不知何事。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求救於日辣爾。日辣爾立現。光耀異常。謂賈效訥曰。可安心。諸難平矣。頃刻心愉神慰。修士撒畢約大愁。以告賈效訥。賈效訥促其求日辣爾。亦卽安心。伽保賽肋有惡



類某。或請貝脫來拉神父代禱。賜其悔改。貝脫來拉曰。子將命日辣爾往助。翌日。某驚惶無措。自願告罪。謂日辣爾現形責之。故不敢復違。瑪諾亞神父病已危。許願如日辣爾愈之。定著其行實。後果獲愈。遂著聖人傳。後之作傳者宗之。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罷爾杜濟神父患肺疾。重甚。求日辣爾頃刻即愈。撒載斯爲總主教。素敬聖人。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病劇。以聖人遺物置牀前。瀕危時屢見遺物發光。直至主教額。主教呼曰。同讚天主。同讚天主。後安然而逝。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荷國味登修院中有一少年士。方讀哲學。患絞筋症。日夜無寧晷。不食已四十餘日。同院修士作九日敬禮。求日辣爾敬禮之末日。病人領聖體。病忽愈。下牀行走。出外閒遊。三十五年後。猶憶聖人恩而述其事。一千八百六十年。修士思多依梅。味登院中人。數四吐血。行將不起。作九日禮。求聖人垂佑。

敬禮之第五日。夢見日辣爾愈之。乃操作如常。

一施於友人之靈蹟。伽米祿與日辣爾交善。某日二人作別。伽米祿嘆曰。恨不能日久同居。日辣爾曰。將來有求於我。召我可也。聖人亡後多載。伽米祿駕車滿裝貨物入市出售。行至某處。泥深沒膝。車輪陷其中。二騾力拉不出。行見騾貨兩失。非細患也。伽米祿憶聖人召我必至一言。呼曰。日辣爾兄。爾前日所許。今可踐之。言未已。二騾一躍而前。車輕如羽。出險入夷。大司鐸撒爾伐道之侄女。病已危。以聖人遺物置胸上。頃刻即愈。別有一女。連日寒疾不止。亦以聖人遺物得愈。若瑟三切來利患傷寒症。行將不起。其家人已備棺木。及追思燭。聖日辣爾降現。謂之曰。起。毋恐。若瑟忽起。病已霍然。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西七月間。伽保賽肋人鮑齊哈病已劇。醫皆束手。全家垂淚。蓋其妻若子。賴以度活。

也。乃叔爲司鐸。謂病者曰。昔日辣爾在生。曾許升天後。特佑我家。病者曰。然則求其踐約。頃刻全家跪地。求日辣爾代禱。某夜日辣爾現。謂病者曰。諸事皆預定矣。未言他語。翌晨鮑齊哈能出戶。行止如常。同族某甲顯者也。病已危。醫以聖人遺物與之。甫接手。病人卽睡。無何。呼曰。我見日辣爾兄衣教士之衣。謂予曰。天主愈汝。宜愛之。爾瘡去矣。果覺全愈。遂起。無纖毫恙。

一施於教士修士之靈蹟。教士高召患病痛甚。以聖人衣上之布置痛處。禱曰。日辣爾兄。倘愈我而裨於主榮。并有益於我靈。請愈之。言甫已。大痛卽止。後不復作。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西濟里有一本篤會修女。臂生惡瘡。久不能愈。痛則日夜無間。甚苦之。比得聖日辣爾像一尊。求聖人垂佑。禱情懇摯。旣而醫至。去裏視之。瘡已全愈。踪跡不遺。公匝地方修院長名齊里白爾底患內症。痛不

可當。一日某友來訪。齊里白爾底曰。我無望於此生矣。友曰。不否。當求日辣爾。以其聖像佩於身。病人從之。轉瞬而愈。一千八百四十年。有畢大西者。福齊亞修院中人。患目疾。以日辣爾遺札置目上。疾忽瘳。是年有一少者。行將修道。忽爾病危。無救藥。其姊修道於利巴剛第達院。聞弟病。良不安心。適院中有日辣爾遺骸少許。剖下一粒。將以送病者。不謂剖之軟無異蜜蠟。亦一奇也。衆修女跪誦聖三光榮誦九遍。甫畢。聞砰砰聲。連續不止。宛有人投石珠於玻璃窗者。病人卽於聞聲時忽愈。則此聲允禱之號也。教員帥理依患絞腸症。已八年於茲。求之聖日辣爾。倏忽獲愈。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拿坡里城有一教士名雷第爵。攜一皮夾。內涵票據。所關綦巨。行際頓失所在。徧索不得。甚憂之。初四之晚。禱曰。日辣爾兄爾施惠他人。如此之多。今求助我尋得皮夾。明

日早雷第爵往郵局發信於羅瑪局中司事曰誰請爾來爾非失皮夾者乎今在某人處索之必歸趙焉雷第爵喜甚感得之深不言可知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總司鐸施畢叻里患肺癆已危矣平日敬聖日辣爾某日早似有人入其室問之侍者則曰無人入翌晨又有人入室謂曰我昨日來此問汝何欲因汝未答故去今又來問汝究欲何恩總司鐸曰予欲靈魂清健爲第一恩次則身力強耳言已見一人頗長一手携念珠狀似日辣爾不別而去登時痊愈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瓦冷梅學堂總辦某司鐸冬日蚤起擦燐質火煤火燄大發適燒右手二指上之瘡立即大腫非截指難保性命乃跪地求日辣爾救轉盼間痛止腫消前日之瘡亦愈閱數日即能行彌撒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修女鮑底來利病將不起已受終傳求於聖日辣爾亦得復健 一千八百七十五

年修女拿匝來納嘔血頻仍。卒至危殆。旋得聖人像。置之胸上。求曰。倘天主欲之。求賜全愈。言甫已。病已霍然。美洲有一司鐸。二手皆瘋。不能動作。一千八百八十一年。閱日辣爾傳。心爲之動。作九日禮。求聖人賜瘉。禮未畢。前恙已除。喜甚。獻銀二十五員。充聖人列眞福品之費。

一施於尋常病人之靈蹟。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瓦勞夫人病已劇。其親某司鐸。令人以日辣爾遺物置病人枕下。求聖人愈之。某夜夫人夢見一人前來。作一聖號。謂之曰。爾病愈矣。俄爾醒。果愈。然不知何聖之恩。人以數聖之像示之。及見日辣爾像。呼曰。愈我者卽是此聖。貴家婦焦爾大諾極敬聖日辣爾某。日禱於加保賽肋堂。聖人降現。謂之曰。汝將有大難。當善備之。無恐。天主佑汝也。不久。果遇大難。聖人又現助之。有一女子名哥濟阿訥。自高處墜下。折足。

骨臥牀不能動。其親人某以日辣爾遺物與之。置之傷處。轉瞬而痊。一千八百八十年婦人米阿高爾患目病。諸醫束手。求於聖人即愈。閱日醫又至。米阿高爾曰。先生未愈我。予別就一醫。業經全愈。醫愕然。審視良久。目無纖毫恙。醫曰。誰愈汝。婦出日辣爾像曰。愈我者即是此人。一千七百八十五年西六月間。書吏鳳伽勞利患疫已危。滿西阿訥司鐸助其善終。忽有西辣者持聖日辣爾像入室。將聖像置病人胸上。高聲曰。日辣爾兄。我聞爾在在顯靈。借令不愈此人。予不信爾爲聖人。言甫已。病者即起。安好如常。修士某嘗於命婦格拉拿輝前。述日辣爾德。謂其生平聽命。有出神入妙之奇。命婦問言曰。爾所述已足。我知日辣爾乃輕信之人。修士曰。願夫人常吉。無所求於輕信者。其言如此。蓋諄之也。越二月命婦病。行將不起。至是求日辣爾曰。倘爾真是聖人。請顯靈。

愈我。我乃力助爾列品之事。言甫出口。諸病已除。一千八百十七年書吏掛

第厄里患腹痛。百葯不效。卒以聖人像置胸上。求其賜愈。無何睡。夢見日辣爾降現。畫一聖號。醒後病已若失。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夫人貝老底氏病於肺

肝。將絕氣矣。司鐸念助終經。修士利濟雅爾第亦在旁。見全家哀哭。囑其求日辣爾將已所佩目辣爾遺物。置之病人胸上。頃刻。夫人張目望。索水飲。呼曰大

恩。大恩人。問何所見。對曰我見一修道人。手持一肝一肺。曰此爾肝肺也。余問汝爲誰。曰余卽日辣爾去爾已毀之肺肝。以完好者補之。爾可安心。登時夫人全愈。一千八百三十年醫士輝代里濟腫於肋。岐黃家無術治之。囑領終傅。

病人捧日辣爾像。求于八日內愈之。第八日病重依然。惟久不眠。而是日稍睡。

比醒。腫已退。精力復原矣。一千八百三十七年拿玻里瘟疫盛行。死者無算。



其以求日辣爾而愈者。不可屈指數。或謂日辣爾乃天醫。其聖像乃天藥。人間醫藥。無有過之者。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夫人鳳伽勞里病癆已劇。聖日辣爾現于夢。頃刻愈之。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有一薙髮匠。亞衛利諾人。其仇人斷其腦筋。業已瀕危。有人以日辣爾像置傷處。立即全愈。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德肋撒代厄叻賽不知何左。故肋受刀傷。歷三年不愈。且更沿蔓。諸醫集診。割其爛肉。二日後病加劇。無救藥矣。某神父囑作九日敬禮。求聖日辣爾。第八日傷口依然大開。第九日禮畢而傷亦愈。裹布自落。不遺痕迹。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有切爾梅者。鐵匠也。偶不經心。一通紅鐵墮于足上。頃刻焦爛。骨亦斷。昇至病院。醫不能接骨。一月間。日夜呼痛。慘不忍聞。其弟在救世主會。聞兄病。函囑以日辣爾像置之足上。切爾梅從之。當夜能睡。計不能睡已一月矣。翌晨。傷

已痊。諸醫詫異。荷蘭國有婦人羅西英氏除蠱脹外。又加嘔血。領終油後。作九日禮。求聖日辣爾。閱數日病已去。其醫辨駁教人。亦謂如是速愈。非性力致然。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和蘇辣少里忒生惡瘡于額。諸醫束手。且云。危在旦夕。宜行終傳。有人以日辣爾像加之額上。切求聖人愈之。閱數分鐘。覺額上大痛。既而睡。比醒。數醫在前。見大瘡已愈。皆異之。和蘇辣曰。非爾等愈我。然日辣爾兄愈我矣。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加達第與人口角。胸受一矛。傷深三寸。廣一寸。人扶之上牀。延醫裹傷。既畢。病人以日辣爾傳加之傷上。明日醫又至。見大傷已痊。異之。及披書知。爲日辣爾傳。呼曰。愈爾者卽此人。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聖人愈一醫學生拿玻里人。所患係內症。

施於小孩之靈蹟。 格利思底吶勞迦底氏。有一子年尙幼。數月寒疾。卒至殞。

命氏哭之哀。以聖人之齒置死孩胸上。泣曰。日辣爾兄毋棄我。於難中賜我孩復活。登時死孩張目。強健如初。一千七百八十一年西七月間。貴伊拉利哈家有一孩。年僅四五歲。病已危。全家求日辣爾某夜。孩呼曰。母。日辣爾兄來矣。請祝之。吁。何其美哉。未轉瞬。孩曰。去矣。翌晨孩已無恙。賽訥基亞氏有一小女已死。大痛。以日辣爾像置死孩胸上。少選孩出話。既而飲食。既而玩耍。如未病然。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弗拉味亞家有一小女。僅二歲。患重咳。亦危症也。家人求聖日辣爾。一日孩呼曰。我見日辣爾兄。我見日辣爾兄。登時全愈。其母大喜。以數聖之像示之。及見聖日辣爾像。孩曰。愈我者此人。一千八百三十年。福冷匠家一女孩。僅六歲。病重且危。家中備殮葬事。正臨終時。有人以日辣爾遺物置之孩胸。孩即呼曰。日辣爾兄。愈我矣。醫者至。亦以爲靈蹟。一千八百

三十一年。弗辣味哈因事出外。離家頗遠。接家書謂小女病將終。是時有日辣爾傳在手。立將卷首聖像址下。擎於手禱曰。日辣爾兄。顯爾聖德。立即回家。至則小女已愈。問其時適在懇禱之頃。弗拉味哈有一仇人。久憾不肯恕。至是釋然於懷。亦可謂靈蹟。一千八百三十三年。有一幼孩名道爾西。頭生贅疣。積毒致之。醫以爲不可治。其母以日辣爾像置疣上。僅閱十分鐘。孩曰。我欲起。愈矣。母曰。何如。曰。頃者日辣爾兄由窻戶入。至我牀前。按手我頭曰。愈。愈。言已。卽去。母一再審視。疣已盡去。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哈諾弗利哈家一孩。年八歲。不知戒慎。擲火於火藥袋。立即轟發。燒於面。腫且爛。慘不忍觀。求日辣爾而愈。一千八百六十五年。比國某醫之子。年四歲。不能言。亦不能走。醫閱聖人傳。見靈蹟繁多。願視癱兒。仰天禱曰。日辣爾兄。顯爾權能。治我此子。頃刻孩起。

步至父旁。呼曰父。自是不瘥亦不癱。無異他兒。一千八百六十七年有孩名

利約辣。年十歲。病危。諸醫束手。求聖日辣爾愈之。既而睡。夢見一梯。垂自天上。

靠其頭旁。聖日辣爾降自梯。擎苦像。按手其頭。立即起行。如未病然。哈里衛

忒有一小孩受洗後即死。父母痛甚。以聖日辣爾遺物置屍首。孩即喘氣。蓋復

活矣。一千八百九十二年正月。諾賽勞聖堂中。終日供聖體。求天主賜日辣

爾入真福品。一婦頭生惡瘡。大爛且臭。醫以爲不可治。婦呼曰日辣爾兒。倘爾

爲聖人。懇即愈我。言已。瘡即愈。二醫立筆據。証爲靈蹟。一千八百五十六年。

西六月二十六日。聖教命取日辣爾之棺。初出頭骨。繼出他骨。承於盆中。突有

香油自聖骸出。滿盆且溢。急取潔布沾之。後是布多行靈蹟。聖骸仍置棺中。

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西十月十一日。又開棺取聖骸出。見其濕。恐地氣所致。未

介意。不料拭乾。置珍匣中。匣內四週包以白絹。閱四下鐘。開匣視之。見白油出自骸骨。殊清香。落於白絹。頗似露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西正月二十九日。

教皇良第十三位。以日辣爾列入眞福品。是日午後。按例教皇到列品堂。敬拜新聖之像。時方兩下鐘。堂中教友雲集。祭臺及四週燃燭。多至三千枝。星羅碁布。滿目輝煌。時有一人登梯。高四丈五尺。將點火於高處。不謂一燈之索。砉然作聲。衆人驚呼。在梯者立足不穩。梯爲之側。人則翻身倒下。見者呼日辣爾救異哉。梯忽轉歛。將其人投之經樓。未傷一髮。人人奇之。是日聖人別行二靈蹟。路文城中有救世主會修女二人皆病。先行九日經禮。祈聖人於列品日。特施恩澤。聖人允之。二人皆立愈。去巴迦尼修院不遠。有一司鐸。其父母兄弟姊妹皆猝死。想已亦猝死。憂之甚。求日辣爾佑。既而不豫。爲猝死之兆。心更感然。當

夜見日辣爾現。問何欲。曰欲免猝死。日辣爾曰毋恐。爾不卽死。惟須送佛郎二百枚。充我列品之費。司鐸醒後。覺病已去。喜甚。捐銀二百於巴迦尼院。有一  
木匠。偕其妻同往巴迦尼院。索得日辣爾像。珍之如寶。將供木屏中。暫置於抽  
屛。某日婦尋物屛中。偶不加意。將聖像從中撕碎。感甚。恐丈夫盛怒。故不敢聲  
張。後木匠言及此像。其妻顧左右言他。歷時頗久。匠不能忘。偁妻授之。妻不能  
答。惟嗚咽哀哭。夫問故。則以事不能隱。乃實告。匠曰至少以破者與我。異哉。妻  
往攜取。像已完好。細視之。惟背後有碎跡。事聞於外。來觀者衆。均以爲靈蹟。主  
教聞之。亦欲一見斯像。比至主教前。背後破蹟亦滅。衆更異之。有目覩者。立誓  
以證其事。安日地方有一婦。足生大瘡。已六月於茲。醫以爲不可治。婦求聖日  
辣爾作九日禮。至再至三。某日不覺痛。啟視之。瘡已全愈。某甲久失業。全家

無以度活。憂之。因作九日禮。求聖日辣爾。第九日之晚。甲妻曰。今夜完禮。毋缺少。乃跪念亞物等經。未畢。聞叩門聲。出視。則一人來。雇許薪水頗豐。可無衣食慮。家人知之。完行敬禮。已非求恩而歡然謝恩矣。某姓女設肆於市。不利。非五千佛郎不能應急。計無所出。告貸亦無門。乃行九日禮。求聖日辣爾。至第三日。售貨甚多。第五日。售更夥。至第九日。已足所需之銀。某乙乏度資。支絀甚。或勸其作九日禮。求聖日辣爾。乙從之。禮未畢。聞得若干銀。適足以應急需。聖武隆城某閨女患傷寒症。業已垂危。救世主會某司鐸。以日辣爾遺物置病人胸上。未旋踵。生機卽轉。諸危悉除。醫立據以證其事。修女名老楞佐者。格冷人。四月以來。盤牙臭爛。一醫欲拔牙割肉。別有一醫投以藥劑。無效。修女求聖日辣爾許。愈後連九日領聖體。某日早起。去其藥。爛肉隨之而出。臭不堪當。



病已全愈。此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西十月初五日事也。比國利厄士城有修

女會名仁慈會。其職製祭披等物。以崇敬禮。而助熱心。某日金線祭披上有一污蹟。無法可去。以日辣爾遺物置污處。污果即去。惟一處不能去。異之。屢以遺物加其上。卒不見效。既而知污處乃花邊所經之地。縫以花邊。而污自掩蔽。不必去也。比京有一婦患肺熱症。已二十有一年。一千八百九十三年。舊病復作。較前更重。將受終傅禮。是年日辣爾列真福品。救世主會堂中行三日禮。婦禱於日辣爾曰。真福日辣爾。賜我愈。俾得與三日禮。言已。聞心中有聲曰。起。爾愈矣。轉身速起。果已全痊。安日城有一婦瘡生於足。爛至露骨。痛不堪當。諸藥皆無效。醫令送入病院。將截其足。以保性命。家人患之。作九日禮。以日辣爾遺物置瘡上。行禮之第一日。即有轉機。至第九日。瘡已全愈。聖女往見會修女

名方濟加者。住聖亞滿院。十月以來。恒患痛瘋。就二醫。皆不能愈。嗣作九日禮。求聖日辣爾敬禮之。第八日痛益甚。修女不能當。哀哭兩下。二刻鐘。至第九日痛忽止。病亦霍然。智利國三底亞哥城有救世主會修院。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城中某富翁飭人來招某修士去。院中異之。因此翁素恨聖教。入秘密會。人皆知其非善類。修士應召至其家。見大廳上有日辣爾像。像前有燈。異之。作寒暖語後。富翁述曰。前日貴堂行三日禮。敬眞福日辣爾。予亦在堂聞教士講日辣爾大權。行奇顯異。屈指不勝。予意欲一試之。求日辣爾二恩。前日子騎馬至鐵路車站。因事至僻處。片刻卽回。馬已逸。不知所之。令人徧索。亦不可得。予求真福日辣爾使我得馬及鞍。一恩也。我妻有一戒指。值銀七百兩。偶然失去。亦不可得。予求真福日辣爾使我尋獲。又一恩也。求後予赴車站。見馬與鞍俱在。

已閱八日矣。問站中司事。馬何自而來。祇云馬自南路車中來。不知其他。子騎馬回家。遇妻於園中。以獲馬事告之。馬衝上。我妻懼。退後二步。立足不穩。俯倒于地。手觸叢草。覺有一物。取視之。則戒指也。于是二恩皆獲。因感日辣爾之德。今後決意守教。救我靈魂。瓦戴爾梅地方有女嬰堂一。內有一女年十七歲。病於二膝已二年矣。奇痛。日夕不安。有人入其房。地板稍動。亦卽呼痛。救世主會某神父勸該女行九日禮。求日辣爾。女從之。倍切熱心。第九日爲眞福日辣爾禮日。昇病人入堂。至領聖體前。病人覺已愈。自赴欄杆。恭領聖體。安然退。不稍苦。俟彌撒畢。自往眞福像前。獻其撐腋之二棒。經醫審察。亦曰靈蹟無疑。加拉勃老思家一女孩。年僅二歲。病已劇。臥牀如死。其父母良不忍。急求日辣爾佑。孩忽張目。顧盼自如。蓋愈矣。比國利厄士城救世主會修院中。有人計

六個月內。婦人蒙日辣爾佑。得脫產難。來函請代謝天主者。多至一百二十餘。其他聖蹟。亦復不少。高隆皮國步伽地方。有一三歲之孩。與其兄往河邊玩耍。偶不加意。失足墮河。兄奔告母氏。母求日辣爾後。急往河畔。不見孩。往來覓之。及得見。已過二刻鐘。以常情而論。孩必氣絕。不料尙好。援之出水。抱之歸家。

墨洲加拿大地方。一女病於胃。并失聲。已五閱月。行九日禮。求日辣爾。第九日病益重。因之就榻。旋即睡。比醒。諸病已消。狂喜呼曰。日辣爾。兄謝謝。謝謝。

加拿大有修女病癆已重。日間惟飲鷄湯數杓。餘物不入口。蓋不能化食矣。第倫司鐸往領避靜神工。以日辣爾遺物與病人。令其求日辣爾。翌日病忽愈。即起。仍爲教習。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聖尼各罕左近有一婦。往見一救世主會

神父。攜一幼女。年八歲。其頭側。神父曰。孩何以側頭。婦曰。自一年以來。頭生一

瘡常出膿。以其痛。故側耳。神父曰。當行九日禮。求真福日辣爾。婦曰諾。閱旬餘日。婦又來。孩同至。頭頸已直。嬉戲自若。婦曰。孩於敬禮之第九日忽愈。瘡蹟全無。利厄士城有一婦。病癩已三十年。間時倒地。不省人事。自求聖日辣爾。病不復作。安日地方亦有一婦。患癩已十二年。一千八百九十四年。西十月初二日。求聖日辣爾。賜愈。許願如蒙允諾。一年不倒。定將傳布此恩。請人謝主。至明年十月初三日。果未倒。故書其事以揚之。聖忒隆病院中有二少年。患不可愈之症。一爲癩癩。一爲絞筋。每發。因痛狂奔。非四人執之。不能制。管病修士囑閤院行九日禮。求聖日辣爾垂佑。以聖人之牌。懸二人頸下。異哉。自此日起。二人之病不復發。利厄士有一教友。不特不守教規。且出言行事。故與教規反背。既而病重。絕不思悔改。某婦聞之。憫其靈之危。出日辣爾聖牌。囑侍病者納。

病人被中。侍者從之。翌日。其人自悔。請神父至。善行告解而終。勃來斯德地方有一少年人。素常不法。與朋儕約。死時不納神父。不行告解。喪葬不行教禮。既而病癆。行將不起。然忍心如故。一女教友知之。痛其將下地獄。求聖日辣爾默感其心。果安告而死。濟貧會修女述一事云。我院中有一老人。英國耶穌教中人也。他老人行避靜神工。英人亦與已五次矣。然不願歸正。既而病。修女憂之。代行九日禮。求聖日辣爾賜英人改過。至第九日。其心已化。自願入天主教。未幾受洗。并初領聖體。聖武隆畢有一女業裁縫。平日以十指度。患肺症。右肺爛盡。左肺亦已染疾。日夜咳嗽。痛不堪言。所吐係爛膿。臭惡異常。醫謂不久將亡。病人自知無望。求日辣爾愈之。每日勉強到堂。致其敬聖之意。閱若干日。晨興。覺諸病全失。醫來驗之曰。醫學中無此治法。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安

日地方有一男孩。生僅三月。患重病。醫不能治。遂卽氣絕。俟屍冷後。爲之更衣。將納棺掩埋。母氏愛子情深。仍望其活。因以日辣爾遺物置屍之胸上。旋卽下樓。其夫登樓聞搖動聲。往視之。則孩已活矣。救世主會修士聞其事。發人馳往考驗。始知其細情如右。距利厄士約二十里之地。有一孩病故。未受洗。其母悲甚。求日辣爾活之。許付洗時。取名日辣爾。以鳴感戴之意。聖人允之。孩卽復活。厄冷弗地方有一女學堂。女生日衆。因之增建學舍。未竣。缺費甚多。籌措無術。其事惟某君一人知之。餘無知者。女長命院中行九日禮。求聖日辣爾禮未畢。接得一筐。封甚固。啓視。則一百二十佛郎之銀票。二十餘紙。適足以償屋價。此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事。女長想某君所贈。因謝之。某君曰否。某並不知情。則其銀爲日辣爾所贈可知。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救世主會有一初學生病。

聲。醫藥罔效。至發願時。院長謂之曰。爾既聲。不能入會。惟有回家而已。生大窘。求暫留九日。將與友人行九日禮。求聖日辣爾。院長曰諾。第九日生方掃地。初聞搖鈴聲。繼聞鐘表聲。喜不自勝。趨告院長曰。我聲愈矣。試之。果然。拿玻璃有一富家婦患某症。已二年於茲。力日弱。瘳不勝衣。醫欲以刀圭從事。婦患之。因求聖日辣爾。許願愈後。盡獻首飾珍服。以充善舉之用。聖人允之。其疾果愈。此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之事。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西十月二十五日。加拿大海中有帆船二。遇大風。不能自主。行將相撞。人貨並亡。際此危急。一船之師。憶船中有目辣爾像。謂舟子及他人曰。倘日辣爾權能護我。今正顯靈之時。立即同念一經。甫畢。大風忽止。急駛入口。甫入口。風又作。人皆謂無此靈蹟。二船中人必葬魚腹。一安日地方人。頭生大瘡近腦。奇痛不可狀。曾刀割一次。不



稍愈。蔓沿更大。醫又欲割。病人不可。乃求聖日辣爾。某日早。頭上落一爛肉。長一寸半。廣八九分。自此全愈。一如未病。利厄士城有一小孩。生僅九月。其母置之樓上。旁有水桶滿承清水。母因事他去。片刻卽回。見孩墮桶中。頭在下。急起之。已不喘氣。面烏青。手足如冰。隣女聞聲而至。相助灌救。閱一下鐘不濟。母呼眞福日辣爾還我小兒。比見不可挽回。有人欲往告孩父。未行。兒忽開口張目。笑容可掬。蓋復生矣。比京有一婦患病已一年有半。醫皆束手。婦見人力已窮。求聖日辣爾。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西十月十六日。適逢聖人禮日。病忽愈。以後不復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比京有一孩年八歲。患驚風。歷數下鐘不止。醫曰不得逾兩下鐘矣。死狀畢現。父母哀之。急求日辣爾。以其遺物加之孩胸。無何孩睡。比醒。諸危悉除。安好如平日。某院女長見堂中祭臺。做不雅觀。欲修

飾而乏財。乃日至聖日辣爾像前。念在天亞物各一遍。聖三光榮頌三遍。如是者一年。卒謂聖人曰。日辣爾兄。倘爾在天。果有大權。又欲顯耶穌聖心之榮。請使一人給我五百佛郎。將以修此祭臺也。言畢。出堂遇一人。贈以五百佛郎。適如其所禱。聖人遺骸在加保察肋堂中。一千八百九十五年。西十月十六日。逢聖人禮日。教友朝聖骸者。人山人海。某司鐸升座讚聖人之德。衆見大光自聖骸出。一而再。再而三。羣呼靈蹟靈蹟。

已上皆譯救世主會聖切梅司鐸所記之事。予所以譯是書。望聖人賜所禱之恩。

